

# 《犀牛》剧本

尤金·尤涅斯库著 萧 曼译

肖毛扫校自《荒诞派戏剧选》，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第 1 版

-

《犀牛》

尤金·尤涅斯库著

萧 曼译

登场人物家庭主妇苔丝

食品杂货店女店主巴比雍先生

让狄达尔

贝兰吉博塔尔

女侍勃夫太太

食品杂货店店主救火队员

老先生让先生

逻辑学家让先生的太太

咖啡馆老板

第一幕

[外省一小城的一个广场。深处是一座由一层和二层组成的房子。一层是一家食品杂货店的橱窗。由一扇在二至三级台阶之上的玻璃门出入该店。在橱窗上以清晰的字体写着“食品杂货店”。二楼的两扇窗是店主一家住房的窗户。食品杂货店位于舞台后方，相当靠左，离后台不远。食品杂货店上方远处是一座教堂的钟楼。食品店与右方之间是一条小街的远景。在舞台右方，稍稍倾斜的是一家咖啡馆的橱窗。咖啡馆上方，是一层有一扇窗子的楼房。正前方是这家咖啡馆在人行道边上设的座位，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一直伸展到舞台正中附近。蓝色的天空，雪白的墙壁。这是一个夏日的星期天，快到中午了。让和贝兰吉将要坐在咖啡座的一张桌边。]

[在幕启之前，听到钟声。开幕之后几秒钟钟声停止了。幕启时，一个妇女一只胳膊上挎着一只空菜篮，另一只胳膊搂着一只猫，从右至左，静静地穿行舞台。在她过路时，食品杂货店女店主打开店门看着她走过。

食品店女店主：啊，这位呀！（对着她的在店内的丈夫说）啊，这位呀，她可骄傲呢。她不乐意再上咱们这儿买东西啦。（女店主不见了，舞台上几秒钟空无一人）

[让在右方出现；同时，贝兰吉在左方出现。让衣冠齐楚：棕色服装，红色领带，浆过的假领子，脚上的黄皮鞋油光锃亮；贝兰吉没有刮胡子，没戴帽子。头发乱七八糟，衣服皱皱巴巴，这些表现出他的满不在乎。他看上去很疲倦，昏昏欲睡，时不时地打哈欠。

让：（自右方来）您到底来啦，贝兰吉。

贝兰吉：（自左方来）早安，让。

让：总是迟到，当然如此罗！（他看他的手表）我们约好十一点半见面的。都快正午啦！贝兰吉：请原谅。您等我好久了吧？

让：没有。我刚到，您看见的嘛。（他们打算在咖啡馆平台露天座位的一张桌旁坐下）贝兰吉：这样的话，我就觉着自己的罪过减轻啦，因为……您自己也……

让：我呀，这可不一样，我不喜欢等待，我没有工夫去浪费时间。就象您从不准时到达一样，我是故意来晚的，在我估计有可能见到您的时候才来。

贝兰吉：对……对，可是……

让：您是无从证明您是准时到来的呀！

贝兰吉：当然……我没法证明。（让和贝兰吉坐了下来）

让：您瞧可不就是这么回事。

贝兰吉：您喝点什么？

让：您渴了吗，您，这一大清早？

贝兰吉：天这么热，这么干燥。

让：越喝越渴，这是民间科学谚语……

贝兰吉：要是有什么办法在我们的天上来些科学造云，要是不这么干燥，也就不会这么渴啦。

让：（端详着贝兰吉）这不是您想要的。您不是口渴想喝水，我亲爱的贝兰吉……

贝兰吉：您这是要说什么，我亲爱的让？

让：您很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是您的干燥的喉咙。这可是一块灌不饱的土地啊。

贝兰吉：您的比喻使我觉得……

让：（打断他的话）您的处境不佳啊，我的朋友。

贝兰吉：您觉得我处境不佳？

让：我又不是瞎子。您疲惫不堪，您夜里又输啦，您哈欠连天，您困得要死……

贝兰吉：我的头有点发疼……

让：您酒气熏天！

贝兰吉：我的嗓子眼是有点麻木，这倒是真的！

让：每个星期日早晨您都是这样的，别的日子就甭提啦。

贝兰吉：啊，不，平时不经常这样，因为要办公……

让：还有您的领带，哪儿去啦？您又是在寻欢作乐时把它给丢啦

贝兰吉：（用手摸摸脖子）瞧，真的，真奇怪，我拿它干什么了呢？

让：（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条领带）拿着，把它系上。

贝兰吉：噢，谢谢，您真讲交情。（他在脖子上系领带）

让：（当贝兰吉美滋滋地系领带时）您的头发乱糟糟的！（贝兰吉用手指去拢头发）给您，这儿有梳子！（他从他上衣的另一个口袋里取出一把梳子）

贝兰吉：（接过梳子）谢谢。（他马马虎虎地梳头）

让：您也没刮胡子！瞧瞧您这副尊容吧。（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递给贝兰吉去照看。贝兰吉在照镜子时伸舌头）

贝兰吉：我的舌苔好厚啊。

让：（拿回镜子，把它放回衣袋里）这毫不奇怪！……（他还接回贝兰吉递给他的梳子，把他放回衣袋内）肝硬变在威胁您，我的朋友。

贝兰吉：（紧张不安地）您认为是这样吗？

让：（对准备还他领带的贝兰吉说）留着领带吧，我还有。

贝兰吉：（钦佩地）您真细心，真的。

让：（继续审视贝兰吉）您衣衫不整，皱皱巴巴，简直不象话，您的衬衫脏得吓人，您的皮鞋……（贝兰吉试图把脚藏到桌子底下去）您的皮鞋也没有擦油……真是不成体统！……您的肩膀……

贝兰吉：我的肩膀怎么啦？……

让：转过身来。来，转过身来。您在一堵墙上靠着来着。……（贝兰吉懒洋洋地把手伸向让）没有，我没带着刷子。那会把衣袋撑得鼓鼓囊囊的。

（始终懒洋洋地，贝兰吉拍打着自己的双肩，扬起白色灰尘，让扭头）哎呀呀……您这是在哪儿蹭来的尘土啊？

贝兰吉：我想不起来了。

让：真是太不象话，太不象话啦！我为自己是您的朋友而感到羞耻。

贝兰吉：您太严厉啦……

让：早就该如此啦！

贝兰吉：让，您听我说。我没有任何消遣，在这个城市待着使人烦闷无聊，我不适合做我现在干的工作……每天要在办公室里待上八小时，只有盛夏

时才有三周的假期！到了星期六晚上，我感到疲惫不堪，于是嘛，您理解我吗，为了使我能放松一下……

让：亲爱的，所有的人都工作，我也是的，我和所有的人一样，我每天上八小时班，我也如此，我每年只有二十一天假期，但是，但是，您看看我嘛……需要的是毅力，要不就见鬼去吧！……

贝兰吉：哦，毅力，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您那份毅力的。我就没有。没有，我这辈子也不会有。

让：所有的人都应当这样做。难道您高人一等？

贝兰吉：我并不认为……

让：（打断他的话）我可比您强，而且，我不假装谦虚，我就是要比您强。尽了自己义务的人就是非凡的人。

贝兰吉：什么义务呀？

让：自己的义务……比方说，公务员的义务。

贝兰吉：啊，是的，公务员的义务……

让：夜里您在什么地方狂饮来着？您总还想得起来吧！

贝兰吉：我们给奥古斯特祝寿来着，咱们的朋友奥古斯特……

让：咱们的朋友奥古斯特？人家没请我，没请我给咱们的朋友奥古斯特祝寿……（此时，听到有声音自远方传来，但很快就逼近了，这是一头动物的喘息声和它疾驰奔跑的声音，还听到它长声嗥叫）

贝兰吉：我没有拒绝。那样做不太友好……

让：可我去不了没有，我？

贝兰吉：也许，正因为，因为您没有受到邀请嘛……

女侍：（从咖啡馆走出）你们好，先生们，你们想喝点什么？（声音越来越响）

让：（为了压过他没有留意到的声音，好让贝兰吉能听见他的话，几乎嚷着说）是的，的确人家没有邀请我；人家没有给我这份荣誉……然而，不管怎么说，我可以向您保证，即便我被邀请了，我也是不会去的，因为……（声音出奇地响）怎么了？（强大而又笨重的动物急促奔跑声近在咫尺，可以听到它喘息）这是怎么回事儿？

女侍：这是怎么啦？（始终无精打采、萎靡不振的贝兰吉似乎什么也没听见，他平心静气地回答让关于被邀请的话题，他的嘴唇在嚅动，听不见他说些什么，让一跃而起，站起时把他坐的椅子碰倒了，伸出指头指着后台左方，此时，一直懒洋洋的贝兰吉仍然坐著）

让：噢，一头犀牛！（动物造成的声响以它出现时的同样速度在远去，以致可以清楚地听清下面的对话，这一段戏应该演得很快，重复着）噢，一头犀牛！

女侍：噢，一头犀牛！

女店主：（从食品杂货店的门探出头来）噢，一头犀牛！（对她的在店里的丈夫）快来看，一头犀牛！（所有的人都注视着在左方奔跑中的动物）

让：它一直往前冲，碰了货架啦！

女店主：（在店里）在哪儿？

女侍：（双手插腰）噢！

女店主：（对着她的一直待在店里的丈夫）来看啊！（正在此时店主探出头来）

店主：（探着头）噢，一头犀牛！

逻辑学家：（快步由左方登场）一头犀牛在对面人行道上飞奔！（从让说“噢，一头犀牛”开始，所有这些念白几乎是同时说出的。听到一个妇女喊叫一声“啊”。她登场，跑到舞台正中，这是臂挎菜篮的家庭主妇。她让菜篮掉在地上，采购的食物撒落满台，一个瓶子摔碎了，但是她始终用另一只胳膊搂着猫）

家庭主妇：啊！噢！（风度翩翩的老先生跟着家庭主妇自左方上，急匆匆朝食品杂货店奔去，撞了店主夫妇，进去。逻辑学家紧靠着食品杂货店门口左方的后墙站着。让和女侍站着，贝兰吉始终满不在乎，他坐着，他们组成另外一群。同时，可以听到来自左方的“噢！”“啊！”喊声和人们逃跑的嘈杂脚步声。野兽掀起的尘埃弥漫舞台）

咖啡馆老板：（从咖啡馆楼上窗户伸出头来）出什么事啦？

老先生：（消失在食品杂货店店主夫妇身后）对不起！（风度翩翩的老先生脚上穿着白皮鞋罩，头戴软礼帽，手持象牙球柄手杖，逻辑学家贴墙站着，他留着一络灰色小胡子，戴着夹鼻眼镜，头戴窄边草帽）



女店主：（她挨了撞复又撞了她的丈夫，对老先生）小心点，您，还有您的手杖！

店主：该死，小心点！（可以看见店主夫妇身后的老先生的头）

女侍：（对咖啡馆老板）一头犀牛！

老板：（从窗口对侍女）您做梦呢！（他看见了犀牛）噢，这可是！

家庭主妇：啊！（后台的“噢”“啊”声有如她喊的“啊”的大声陪衬；主妇把她的瓶子和菜篮扔了，然而没让她用另一只胳膊搂着的猫掉下来）可怜的猫咪，它害怕啦！

老板：（一直瞧着左方，看着动物奔跑，这时，动物的蹄声和嗥叫声在逐渐减弱。贝兰吉因尘土飞扬仅仅偏过头去，他昏昏欲睡，一语不发，只是做了个鬼脸）这可是！

让：这可是！（对贝兰吉）您看见没有？

[犀牛造成的声响，它的嗥叫声，真的远去了，人们还站着朝动物远去的方向观看，贝兰吉除外，他始终满不在乎，并坐在那里。

全体：（贝兰吉除外）这可是！

贝兰吉：（对让）我觉得，是的，那是头犀牛！瞧它扬起的尘土！（他拿出手帕，擤鼻涕）

家庭主妇：这可是！我真害怕来着！

店主：（对家庭主妇）您的菜篮……您买的食物……

老先生：（走近主妇，弯腰去拾撒落在舞台上的食物。他彬彬有礼地脱帽向她致敬）

老板：怎么也没想到……

女侍：太奇怪了！……

老先生：（对太太）您能允许我帮助您把您的食物捡起来吗？

太太：（即家庭主妇）（对老先生）谢谢您，先生。请您戴上帽子。噢，刚才我真害怕呀。

逻辑学家：害怕是不合理的。理智应该战而胜之。

女侍：已经看不见它啦。

老先生：（指着逻辑学家对家庭主妇）我的朋友是逻辑学家。

让：（对贝兰吉）您说什么？

女侍：这些动物跑得真快！

家庭主妇：（对逻辑学家）很高兴认识您，先生。

女店主：（对店主）她活该。她没在咱们这儿买东西。

让：（对老板和女侍）你们说什么哪？

老板：（在窗口耸耸肩）这可不常见啊！

家庭主妇：（对逻辑学家，这时老先生在捡食物）您能抱它一会儿吗？

女侍：（对让）我从来没见过！

逻辑学家：（对家庭主妇，用双臂接过猫）它不讨厌吧？

老板：（对让）这简直象彗星那样罕见！

家庭主妇：（对逻辑学家）它可爱极啦。（对别人）我的酒，价钱可贵呢！

店主：（对家庭主妇）我这儿有，这个牌子不缺货！

让：（对贝兰吉）说说，您说什么来着？

店主：（对家庭主妇）还是优质的哪！

老板：（对女侍）别闲着浪费时间啦！招呼这些先生吧！（他指指贝兰吉和让，把头缩了进去）

贝兰吉：（对让）您说什么？

女店主：（对店主）拿一瓶酒给她！

让：（对贝兰吉）犀牛，瞧瞧，说的是犀牛！

店主：（对家庭主妇）我有好酒，酒瓶还是打不破的呢！（他隐没在店铺中）

逻辑学家：（爱抚着他抱的猫）猫咪！猫咪！猫咪！

女侍：（对贝兰吉和让）二位喝点什么？

贝兰吉：（对女侍）两杯茴香酒！

女侍：好的，先生。（她朝咖啡馆的门走去）

家庭主妇：（在老先生协助下捡起她的食物）您真好，先生。

女侍：两杯茴香酒！（她走进咖啡馆）

老先生：（对家庭主妇）这是最起码的，亲爱的夫人。（女店主走进她的店铺）

逻辑学家：（对正在捡食物的老先生和家庭主妇）把它们有规则地在菜篮里放好。

让：（对贝兰吉）您要说什么？

贝兰吉：（对让，不知该说什么）怎么……没什么……它扬起灰尘……

店主：（拿着一瓶酒从店里走出，对家庭主妇）我还有葱。

逻辑学家：（一直在爱抚他抱着的猫）猫咪！猫咪！猫咪！

店主：（对家庭主妇）这酒一百法郎一升。

家庭主妇：（付款给店主，对把所有食物都放回菜篮的老先生）您真太好啦。啊！法国式的礼貌！今天的年轻人可不是这样的啦。

店主：（接过家庭主妇的钱）您应该来敝店买东西。那您就不必穿行街道了。您也不会再遇见倒霉事啦！（他走进店铺）

让：（重新坐下，仍在想着犀牛）无论如何，这事儿太少见了！

老先生：（他脱帽吻家庭主妇的手）认识您使我很高兴！

家庭主妇：（对逻辑学家）谢谢，先生，谢谢您抱了我的猫。（逻辑学家把猫还给家庭主妇。女侍举着饮料托盘重新上场）

女侍：先生们，这是你们的茴香酒！

让：（对贝兰吉）您是改不了的啦！

老先生：（对家庭主妇）我能够送您一段路吗？

贝兰吉：（指着又走进咖啡馆里去的女侍对让说）我要矿泉水来着。她弄错啦。（让耸耸肩，面部表情既蔑视又怀疑）

家庭主妇：（对老先生）亲爱的先生，我丈夫等着我呢。谢谢。下一次吧！

老先生：（对家庭主妇）我衷心地期待着，亲爱的夫人。

家庭主妇：（对老先生）我也是的！（飞个媚眼，然后她自左方下）

贝兰吉：没有灰尘啦……（让再次耸肩）

老先生：（目送着家庭主妇，对逻辑学家）好个妙人儿！……

让：（对贝兰吉）一头犀牛！这使我感到太惊异啦！（老先生和逻辑学家缓缓地朝他们即将下场的右方走去。他们在平静地闲谈着）

老先生：（在向家庭主妇隐没的方向看了最后一眼之后，对逻辑学家）真迷人，您说是吗？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我来向您解释三段论法。

老先生：啊，是啊，三段论法！

让：（对贝兰吉）我觉得奇怪极啦！这是不能容忍的！（贝兰吉打哈欠）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三段论法包含基本命题，副题和结论。

老先生：什么结论？（逻辑学家和老先生下）

让：不行，我觉得十分惊异。

贝兰吉：瞧得出来您还在惊讶。那是一头犀牛，是的，是，那是一头犀牛！……它走远啦……它走远啦……

让：但是，难道说，莫非……这是千古奇闻嘛！一头犀牛自由自在地待在城里，这还不让您感到震惊吗？这是不能允许的！（贝兰吉打哈欠）拿手把您的嘴巴捂住！……

贝兰吉：是罗……是罗……这是不能允许的。这很危险。这点我没有想到。您别在意啦，我们都解除危险啦。

让：我们应该向市政当局提出抗议！市政当局他们是干什么的？

贝兰吉：（打着哈欠，紧接着赶快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哦，对不起……也许犀牛是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

让：您这是站着说梦话！

贝兰吉：我坐着哪。

让：站着还是坐着，都是一回事。

贝兰吉：不管怎么说二者还是有区别的。

让：问题不在这里。

贝兰吉：是您刚刚说坐着或是站着都是一回事……

让：您没弄明白。当您做梦的时候，坐着还是站着都是一回事！……

贝兰吉：哎，是的，我在做梦……活着就是一场梦。

让：（继续说他的）……当您说犀牛是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时候，您是在做梦。……

贝兰吉：我说：也许……

让：（继续说他的）因为在我们这座城里，自从闹黑死病动物死光以后，动物园就不复存在啦……这已经有好长时间啦……

贝兰吉：（同样地满不在乎）那么，也许它是从哪个马戏团来的？

让：您指的哪个马戏团？

贝兰吉：我不清楚……也许是一家流动马戏团。

让：您很清楚地知道市政府明令禁止流浪艺人在公共场地逗留……自我们儿时以来就不再有流动马戏团来啦。

贝兰吉：（试图控制自己不打哈欠但又没做到）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它会不会是从那时起就一直藏在附近树林里的沼泽地带那儿呢？

让：（朝天举起双臂）附近树林里的沼泽地带！附近树林里的沼泽地带！……我的可怜的朋友，您完全沉湎在酒精的浓雾之中啦。

贝兰吉：（天真地）这倒是真的……浓雾从胃里往上升……

让：它使您头脑昏昏然。在附近哪儿有什么林中沼地？……我们的省份是那样地干旱，甚至因此得到了“小卡斯梯耶”<sup>①</sup>的绰号呢！

贝兰吉：（厌烦而又相当疲倦）那我还知道什么呢？也许它躲在一块石子后头来着？……也许它在一枝枯枝上筑了巢？……

让：您要是自以为伶牙俐齿，您可就对自己估计错啦，您明白吗！您和您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语……实在讨厌！我看您简直没有谈正经话的能力！

贝兰吉：今天，仅仅是今天……理由是……因为我……（他稀里糊涂地指指自己的头）

让：只今天，平常也是一样！



贝兰吉：不管怎么说，没今天这么厉害。

让：您那些自作聪明的议论一个子儿也不值！

贝兰吉：我丝毫不坚持……

让：（打断他的话）我最恨人家拿我要着玩儿！

贝兰吉：（用手捂住心口）我亲爱的让，我永远不会允许我自己……

让：（打断他）我亲爱的贝兰吉，您允许您自己……

贝兰吉：不，这不是真的，我不允许我自己。

让：真的，您刚刚允许过您自己的！

贝兰吉：您怎么能这样想……

让：（打断他）我想的是事实！

贝兰吉：我向您保证……

让：（打断他）……您就是在拿我开心！

贝兰吉：说实在的，您真固执。

让：除此以外，您还把我当成笨蛋、蠢驴。您瞧，很清楚，是在侮辱我。

贝兰吉：我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

让：您没有头脑！

贝兰吉：这不就更证明我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了吗？

让：有些东西连那些没头没脑的人的头脑里也会跑进去的！

贝兰吉：这不可能。

让：为什么不可能？

贝兰吉：因为这不可能。

让：既然您自夸什么都能解释得通，那么，请您向我解释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

贝兰吉：我从来没有强调过这样一件事。

让：那么，您凭什么装出这样一副神气！还有，再说一遍，您凭什么侮辱我？

贝兰吉：我可没有侮辱您。恰恰相反，您知道我是多么器重您的。

让：如果您器重我的话，那为什么您要反驳我，偏偏非要说什么让一头犀牛在市中心奔跑不危险，特别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满街的孩子……还有成人……

贝兰吉：许多人在教堂里做弥撒呢。这些人什么危险也遇不到……

让：（打断他）对不起……是在上街买东西的时候。

贝兰吉：我从来没有断言说让一头犀牛满城跑是不危险的。我仅仅说我没有考虑到这危险。我没有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

让：您从来什么都不考虑！

贝兰吉：好吧，我同意。放出一头犀牛来嘛，这不是一桩好事。

让：这是不应该存在的事情。

贝兰吉：同意。这不应该存在。这甚至是一件没道理的事。好啦。然而，这毕竟不能成为您为了这头野兽和我吵架的理由呀。您为什么为了某一头纯属偶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奇蹄兽而和我找碴儿呢？一头蠢笨得简直不值得人们一提的四脚兽！何况它还很凶猛……而且它已经不见啦，不复存在啦。人们不会去关心一头不复存在了的动物的。我们谈点别的吧，我亲爱的让，让我们谈别的吧，话题有的是，不会缺的……（他打哈欠，拿起他的酒杯）祝您健康！（此时，老先生和逻辑学家又从右方登场，他们边谈边走向咖啡馆子台距贝兰吉与让相当远的地方，在他们右后方的一张桌子入座）

让：把酒杯放在桌上。别喝啦。（让喝一大口他杯里的茴香酒，把喝了半杯的酒杯放在桌上。贝兰吉继续拿着他的酒杯，既不把它放下，又不敢喝）

贝兰吉：我总不能把它留给老板啊！（他做要喝状）

让：放下，我跟你说了。

贝兰吉：好吧。（他准备把酒杯放在桌上。正好此时，苔丝经过，她是年轻的金发女打字员，她自右向左穿行舞台。看到苔丝，贝兰吉猛地站起，动作鲁莽笨拙，把酒杯打翻，弄湿了让的裤子）哦，苔丝！

让：小心点！瞧瞧，您有多鲁莽。

贝兰吉：是苔丝……请原谅……（他想躲起来，好不让苔丝看见他）我不想让她看见我……我目前这副模样。

让：您是不可原谅的，绝对不可原谅！（他望着消失了的苔丝）这位年轻姑娘使您害怕吗？

贝兰吉：别说话，别说话。

让：她的样子并不讨厌啊！

贝兰吉：（一俟苔丝不见了，他又对准让）再一次请您原谅，因为……

让：看看喝酒的后果是什么，您都不能控制自己的动作啦，您的双手无力，您惊慌失措，疲劳过度。我亲爱的朋友，您这是在自掘坟墓。您要把您自己给毁啦。

贝兰吉：我并不是那么喜欢酒精的。但是，如果我不喝酒，那就什么都不行啦。这就好比我怕，我喝酒是为了不再害怕啊。

让：怕什么？

贝兰吉：我说不太清楚。是一些难以说得明白的恐惧。我感到在人们中间活着很不自在，于是我就喝酒。喝酒使我平静，使我放松，使我忘怀。

让：使您忘掉自己！

贝兰吉：我感到疲倦，多年来的疲倦。我自身的重量对我都是负担……

让：这是酒精引起的神经衰弱症，是醉汉的忧郁症……

贝兰吉：（继续说道）我每时每刻都感到我的身躯象铅一样沉，有如我背着另一个人一般。我不习惯于我自己。我弄不清楚我是不是我自己。一旦我喝上那么一点，重担就消失了，我又认出我自己了，我又变回我自己了。

让：您这纯属胡思乱想，贝兰吉，看着我，我比您重。然而，我却感到我很轻，很轻，很轻！（他摆动双臂好象他要起飞一样。重新登上舞台的老先生和逻辑学家边闲谈边朝前走了几步。正在此时，他们走到让和贝兰吉身边。让的一只胳膊重重地碰了老先生，他摇摇晃晃地倒在逻辑学家手臂里）

逻辑学家：（继续讨论），三段论法的一个例子……（他给撞了）哎哟！……

老先生：（对让）注意点。（对逻辑学家）对不起。

让：（对老先生）对不起。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没碰疼。

老先生：（对让）没碰疼。（老先生和逻辑学家在让与贝兰吉后方的一张桌旁坐下）

贝兰吉：（对让）您可真有劲啊。

让：是的，我有力量，有好几个理由使得我有力量。首先，我有力量是由于我有力量，其次，我有力量是因为我有精神力量。我有力量还要归功于我不贪杯。我亲爱的朋友，我不想使您烦恼，但是我必须告诉您，实际上是酒精使您身心不宁。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请看这个三段论法的例子。猫有四只脚。伊西铎尔和弗里哥各有四只脚。所以伊西铎尔和弗里哥是猫。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我的狗也有四只脚。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那它就是一只猫。

贝兰吉：（对让）至于我，我几乎没有活下去的力量。我也许连想都不想活啦。

老先生：（经过长时间思考之后，对逻辑学家）这么说，从逻辑上看来，我的狗就是猫罗。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从逻辑上看来是这样的。但是相反的也是真的。

贝兰吉：（对让）孤独使我心神不安。社会也使我感到不安宁。

让：（对贝兰吉）您又不能自圆其说啦。到底是孤独还是大众使您不安？您自命为思想家，实际上您一点逻辑推理都没有。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逻辑学真是妙不可言。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条件是不得滥用。

贝兰吉：（对让）活着是件不正常的事。

让：恰恰相反。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了。证据是所有的人都活着。

贝兰吉：死者远比生者的数目多。他们的数目在增加。活着的人是很少的。

让：死人是不存在的，这只不过是个说法罢咧！……哈哈……（大笑）他们也使您不安吗？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怎么能令人不安呢？

贝兰吉：我甚至向我自己发问，我是否存在！

让：（对贝兰吉）我亲爱的，您不存在是因为您不想！想的话您就存在啦。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另一个三段论法即所有的猫都终有一死。苏格拉底是凡人，也终有一死。所以说苏格拉底是一只猫。

老先生：它还有四只脚。这是真的，我有一只名叫苏格拉底的猫。

逻辑学家：您看……

让：（对贝兰吉）您实际上是个爱开玩笑的人，是个说谎的家伙。您说生活使您兴味索然。实际上却有一个人使您很感兴趣！

贝兰吉：谁呀？

让：方才经过此地的您公事房的年轻女伴啊。您爱上她啦！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苏格拉底就是一只猫罗！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这是逻辑刚刚向我们揭示的呀。

让：（对贝兰吉）您不愿意她看见您方才的那副倒霉相。（贝兰吉做个手势）这说明您并非对一切都无所谓。但是您怎能期待苔丝迷恋上一个酒鬼呢？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论我们的猫。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我洗耳恭听。

贝兰吉：（对让）依我看，我想她看中了某个人啦。

让：（对贝兰吉）那么是谁呀？

贝兰吉：狄达尔。公事房里的一个同事，他是法学士，法学家，他在公司里前程远大，在苔丝心中很有希望；我是不能和他竞争的。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伊西铎尔这只猫有四只脚。

老先生：您怎么知道的？

逻辑学家：这是一个假设。

贝兰吉：（对让）上司很欣赏他。至于我呢，我前途渺茫，没有学问，我什么好运也交不上。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啊！通过假设！

让：（对贝兰吉）那么您这就打算放弃……

贝兰吉：（对让）除此我还能做什么呢？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弗里哥也有四只脚。弗里哥和伊西铎尔共有几只脚？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是加在一起，还是分开来算？

让：（对贝兰吉）生活就是斗争，不肯战斗就是懦夫！逻辑学家：（对老先生）加在一起，抑或分开，这要看情况。

贝兰吉：（对让）您要怎样呢，我已经解除武装啦，

让：武装起来，我亲爱的，武装起来嘛。

老先生：（在艰难吃力的思索之后，对逻辑学家）八只，八只脚。

逻辑学家：逻辑可以导出智力的计算。

老先生：逻辑可是多面的啊！

贝兰吉：（对让）我到哪里去寻找武器呢？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逻辑是没有界限的！

让：在您自身之内。通过您的意志。

贝兰吉：（对让）什么武器？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您即将见到……

让：（对贝兰吉）耐心与文化的武器，智慧的武器。（贝兰吉打哈欠）使您自己成为精力充沛和才智过人的人吧。使您自己合乎时代的精神。

贝兰吉：（对让）怎样做才能合乎时代精神呢？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我给这些猫减去两只脚。它们还各有几只脚？

老先生：这可复杂呀。

贝兰吉：（对让）这可复杂呀。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相反，这很简单。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对您而言，可能简单，对我可不。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来嘛，在思维上努一把力。您要勤奋啊。

让：（对贝兰吉）来嘛，在意志上努一把力。您要勤奋啊。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我想不出来。

贝兰吉：（对让）我真的想不出来。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什么都得教给您。

让：（对贝兰吉）什么都得教给您。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您拿一张纸来计算。给两只猫减去六只脚，每只猫还剩几只脚？

老先生：等等……（他在从衣袋内抽出的一张纸上计算）

让：请看您应该如何行事，您应该穿着得体，每天刮脸，穿件干净衬衣。

贝兰吉：（对让）洗衣费可贵呢……

让：（对贝兰吉）靠戒酒省下钱来嘛。这是在外表方面，要有这样的帽子，领带，雅致的服装，锃亮的皮鞋。（让在说到必备的衣着时，自鸣得意地以他自己的帽子、自己的领带、自己的皮鞋示范）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这里可能有几种解决办法。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请讲。

贝兰吉：（对让）然后怎么办呢？请讲……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我洗耳恭听。

贝兰吉：（对让）我洗耳恭听。

让：（对贝兰吉）您羞怯，但您很有天赋！

贝兰吉：（对让）我，我很有天赋？

让：要善于发挥它们。必须赶上趟。您得了解我们时代文艺界的大事和文化潮流。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第一种可能是：一只猫四只脚，另一只两只脚。

贝兰吉：（对让）我的空闲时间是那么少。

逻辑学家：您是有天赋的，问题是要善于发挥它们。

让：要善于利用您那少有的余暇。别听任您自己沉沦下去。

老先生：我一直没有时间。我原来是官员。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总还是可以找到自修的时间的。

让：（对贝兰吉）总是有时间的。

贝兰吉：（对让）来不及了。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对我来说有点来不及啦。

让：（对贝兰吉）永远也不会来不及的。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永远也不会来不及的。

让：（对贝兰吉）您和我，和所有的人一样，每天工作八小时，但是您还有星期天，还有晚上，还有每年夏天的三周假期呢？方法正确的话，这时间就够用啦。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那么，其余的解决办法呢？要有方法，要有方法……（老先生重新计算）

让：（对贝兰吉）您瞧，与其喝酒和闹病，难道身心健康、精神饱满不是更好吗？即便在公事房里不亦如是吗？您还可以精明地使用由您个人支配的时间。

贝兰吉：（对让）怎么做呢？……

让：（对贝兰吉）参观博物馆，阅读文艺刊物，听报告呀。这样会使您摆脱您那不可名状的惶恐，并使您精神健全。用上四个星期的时间您就成了一个有教养的人啦。

贝兰吉：（对让）您说得对！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有一只猫可能有五只脚……

让：（对贝兰吉）您自己也说了嘛。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另一只猫一只脚。然而它们仍然还是猫吗？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为什么不是呢？

让：（对贝兰吉）与其把您个人使用的金钱花费在酒精饮料上，还不如用它来买戏票看一场有趣味的演出不是更值得吗？您知道人们议论纷纷的先锋派戏剧是什么样的吗？您看过尤涅斯库写的戏吗？

贝兰吉：（对让）很遗憾，没看过！我只是听说过。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从两只猫的八只脚中减去两只……

让：（对贝兰吉）眼下正在上演一出。抓紧机会吧。

老先生：我们可以有一只有六只脚的猫……

让：那是了解当代艺术生活最好的入门之路。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那另一只猫呢，一只脚也没有。

贝兰吉：您说得对，您说得对。我要象您说的那样使我自己合乎时代精神。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只特殊的猫。

贝兰吉：（对让）我向您担保。

让：向您自己担保吧，特别是要向您自己担保。

老先生：是一只把它所有的脚都去掉了的，被排斥在猫之外的猫吗？

贝兰吉：我庄严地向我自己担保。我对我自己遵守诺言。

逻辑学家：这将是错误的。所以它就不合逻辑啦。

贝兰吉：（对让）与其饮酒，我决心使自己有教养。我已经感觉好过多了。我的头脑已经清醒些啦。

让：您瞧这多好！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不合逻辑？

贝兰吉：今天下午我就去市立博物馆。今天晚上我买两张戏票。您陪我去好吗？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因为公道就是逻辑。

让：（对贝兰吉）必须坚持。要使您的良好意愿持续下去。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我体会到啦。公道……

贝兰吉：（对让）我向您保证，我向自己保证。今天下午您能陪我去博物馆吗？

让：（对贝兰吉）今天下午我要睡午觉，这已列入我的日程了。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公道也是逻辑的一个方面。

贝兰吉：（对让）那您今晚总愿意同我去剧院吧？

让：不，今晚不行。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您思想开窍啦！

让：（对贝兰吉）我祝愿您坚持您的良好意愿。然而今晚我和一些朋友在酒馆有约会。

贝兰吉：在酒馆？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此外，一只完全没有脚的猫……

让：（对贝兰吉）我答应去的。我遵守我的诺言。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是不能为抓耗子而跑得相当快的。

贝兰吉：（对让）啊，我亲爱的，轮到您做坏榜样啦！您会喝醉的。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您已经在逻辑学方面取得进展啦！

（重又听到快速靠近的一头犀牛在疾驰，一声嗥叫，匆匆踏地的得得蹄声，它喧嚣地喘息，然而这次一直在后台左方的声音从反方向由舞台后区向前方传来）

让：（气势汹汹，对贝兰吉）我亲爱的朋友，偶尔一次并不是什么习惯。我和您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因为您……您……可就不一样罗……

贝兰吉：（对让）为什么不一样呢？

让：（为压倒从店铺传来的声音喊道）我不是个酒鬼，我不是！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猫就是没脚也应该抓老鼠。这是它的天性所致。

贝兰吉：（大声喊叫）我没想说您是酒鬼。可是凭什么若是我而不是您处在同样情况下我就得是呢？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喊道）猫的天性是什么？

让：（同样的表演，对贝兰吉）因为干什么都得有节制。我和您不一样，我是个善于约束自己的人。

逻辑学家：（用手在耳边做听筒，对老先生）您说什么？（强烈的声音压过了台上四个人物的对话）

贝兰吉：（用手在耳边做听筒，对让）至于说到我，什么呀，您说什么？

让：（吼叫）我说的是……

老先生：（吼叫）我说的是……



让：（注意到十分临近的声音）出什么事啦？

逻辑学家：这是怎么啦？

让：（站起，起立时碰倒他的椅子，看着左方，一头犀牛朝反方向奔跑的声音从那里传来）噢，一头犀牛！

逻辑学家：（站起，碰倒他的椅子）噢，一头犀牛！

老先生：（相同的表演）噢，一头犀牛！

贝兰吉：（始终坐著，这回可是清醒些了）犀牛！朝反方向去的。

女侍：（举着托盘和酒杯走出来）怎么啦！噢，一头犀牛！（她撒手摔了托盘，酒杯跌碎了）

老板：（从咖啡馆内走出）怎么回事？

女侍：（对老板）一头犀牛！

逻辑学家：一头犀牛以全速在对面人行道上奔跑！

店主：（从食品杂货店走出）噢，一头犀牛！

让：噢，一头犀牛！

女店主：（从食品杂货店楼上窗户探出头来）噢，一头犀牛！

老板：（对女侍）这不能成为摔碎酒杯的理由啊。

让：它朝前直冲而去，还碰了货架子。

苔丝：（自左方上）噢，一头犀牛！

贝兰吉：（发觉了苔丝）噢，苔丝！（可以听到人们仓促逃跑的脚步声，噢、啊声，和方才一样）

女侍：这可是！

老板：（对女侍）您得向我赔偿损失！（贝兰吉为了不让苔丝看见他，试着躲起来。老先生、逻辑学家、女店主、店主朝舞台中心走去并说）

四人：这可是！

让和贝兰吉：这可是！（听得撕裂人心的一声猫叫，紧跟着同样令人心碎的一声妇女的惨叫）

全体：噢！（差不多是在声音迅速远去的同时，方才出场过的家庭主妇登场，她没拿菜篮，抱着一只死了的鲜血淋漓的猫）

家庭主妇：（悲伤地）它踩死我的猫啦！它踩死我的猫啦！

女侍：它踩死她的猫啦！（食品杂货店店主和女店主在窗口，老先生、苔丝、逻辑学家围绕在家庭主妇身边）

众：多么不幸啊，可怜的小动物！

老先生：可怜的小动物！

苔丝和女侍：可怜的小动物！

店主和女店主：（在窗口）老先生，逻辑学家，可怜的小动物！

老板：（指着地上的酒杯碎片和翻倒的椅子，对女侍）您干什么呢？把这些给我捡起来！（轮到让和贝兰吉急急忙忙围拢家庭主妇，她还在悲恸中，抱着她的死猫）

女侍：（走向咖啡馆平台去收拾酒杯碎片和扶起翻倒在地的椅子时，一边朝后看着家庭主妇）噢，可怜的小动物！

老板：（用手指向女侍指着椅子和酒杯碎片）这儿，这儿！

老先生：（对店主）您说什么来着？

贝兰吉：（对家庭主妇）夫人，您别哭啦，您使我们都心碎啦！

苔丝：（对贝兰吉）贝兰吉先生……您在这儿？您看见了吗？

贝兰吉：（对苔丝）早上好，苔丝小姐，我没来得及刮脸，请您原谅我……

老板：（监督着女侍收拾残渣，接着瞧了一眼家庭主妇）可怜的小动物！

女侍：（捡着残渣，背对着家庭主妇）可怜的小动物！（很明显，所有这些重复的台词都应说得极快，几乎同时说出）

女店主：（在窗口）这下子，这可太过分啦！

让：这下子，这可太过分啦！

家庭主妇：（边啼哭边摇晃她抱着的死猫）我可怜的咪苏，我可怜的咪苏！

老先生：（对家庭主妇）要是在别的情况下和您重逢，我该多么高兴啊！

逻辑学家：（对家庭主妇）那是没法子的，夫人，所有的猫都是要死的！  
逆来顺受吧。

家庭主妇：（悲恸地）我的猫，我的猫，我的猫啊！

老板：（对围裙里满是酒杯碎片的女侍）去把这些扔到垃圾箱里吧！（他扶起倒翻在地的椅子）您得向我赔偿一千法郎！

女侍：（走进咖啡馆，对老板）您光想着您的钱财。

女店主：（从窗口对家庭主妇）平静下来吧，夫人。

老先生：（对家庭主妇）平静下来吧，亲爱的夫人。

女店主：（从窗口）不管怎么说，这是让人挺难受的！

家庭主妇：我的猫，我的猫，我的猫啊！

苔丝：噢，是的，不管怎么说，这是让人挺难受的。

老先生：（搀着家庭主妇，和她一起走向平台的一张桌旁，所有的人都跟着他）夫人，您坐这儿。

让：（对老先生）您说什么？

店主：（对逻辑学家）您说什么？

女店主：（从窗口对苔丝）您说什么？

老板：（当人们让泪流满面、始终摇晃着死猫的家庭主妇在平台上一张桌旁入座时，对重新出现的女侍）给夫人拿一杯水来。

老先生：（对那位妇人）坐下吧，亲爱的太太！

让：可怜的女人！

女店主：（从窗口）可怜的动物！

贝兰吉：（对女侍）还不如拿一杯科涅克白兰地给她呢。

老板：（对女侍）一杯科涅克白兰地！（指着贝兰吉）这位先生会钞！  
（女侍走进咖啡馆内，说道）

女侍：听见了！一杯科涅克白兰地！

家庭主妇：（哭着）我不要！我不要！

店主：它刚才就在商店门口跑过。

让：（对店主）这头不是刚才那头！

店主：（对让）然而……

女店主：噢，是的，是同一头。

苔丝：这已经是它第二次经过这里了吗？

老板：我想这是同一头。

让：不对，这不是同一头犀牛。方才的那头有两只角，那是一头亚洲犀；现在这头只有一只角，这是一头非洲犀！（女侍把一杯科涅克白兰地端给妇人）

老先生：这是科涅克白兰地，喝点可以使您振作起来。

家庭主妇：（泪眼汪汪）不……

贝兰吉：（突然起急，对让）您这是一派胡言！……您怎么能区分出它的角呢！那畜生跑过时是那样快，我们几乎来不及看清它……

苔丝：（对家庭主妇）真的，这对您有好处！

老先生：（对贝兰吉）确实，它跑得可快呢。

老板：（对家庭主妇）尝尝吧，这酒味道不错。

贝兰吉：（对让）您根本就没时间去数它的角……”

女店主：（从她的窗口对女侍）让她喝呀。

贝兰吉：（对让）何况它被一阵尘土掩盖着……

苔丝：（对家庭主妇）喝吧，夫人。

老先生：（也对她）一小口，我亲爱的小妇人……勇敢些……（女侍举杯到家庭主妇唇边让她喝酒；后者做拒绝状，但还是喝了）

女侍：这就行了！

女店主：（从她的窗口和苔丝）这就行了！

让：（对贝兰吉）我呀，我又不腾云驾雾，我算得快得很，我头脑清醒！

老先生：（对家庭主妇）好过些了吗？

贝兰吉：（对让）得啦，它是低着头往前冲的。

老板：（对家庭主妇）对不对，这酒挺不赖吧！

让：（对贝兰吉）正因此，才看得更为清楚。

家庭主妇：（喝过酒之后）我的猫呀！

贝兰吉：（对让）胡说！胡说！

女店主：（从她的窗口对家庭主妇）我有一只猫可以送给您。

让：（对贝兰吉）我胡说？您居然敢说我胡说？

家庭主妇：（对女店主）我不要别的猫呀！（她失声恸哭，一面摇晃着她的猫）

贝兰吉：（对让）正是这样，是不折不扣的胡说。

老板：（对家庭主妇）您讲点道理嘛！

让：（对贝兰吉）我呀，我从来也不胡说！

老先生：（对家庭主妇）象个哲学家的样子嘛！

贝兰吉：（对让）您充其量是个自大狂！（提高调门）一个冒牌学究……

老板：（对让和贝兰吉）先生们！先生们！

贝兰吉：（继续对让）……一个对自己的知识并没有把握的冒牌学究，因为，首先，是亚洲犀鼻子上方有一只角，而非洲犀才有两只……（其他的人把家庭主妇撂在一旁，围拢到激烈争论着的让和贝兰吉身边）

让：（对贝兰吉）您弄错了，恰恰相反！

家庭主妇：（独自一人）它那么娇小可爱！

贝兰吉：您敢打赌吗？

女侍：他们要打赌啦！

苔丝：（对贝兰吉）您不要发脾气，贝兰吉先生。

让：（对贝兰吉）我可不和您打赌。您才头上长着两只角呢！亚洲种的家伙！

女侍：噢！

女店主：（从窗口对店主）他们要打起来了。



店主：（对女店主）别瞎说啦，他们在打赌呢。

老板：（对让和贝兰吉）二位别在这里生事。

老先生：想想看……是哪种犀牛在鼻子上方长一只角呢？

（对店主）您，您是商人，您应该知道！

女店主：（从窗口对店主）你应该知道啊！

贝兰吉：（对让）我没长角。我永远也不会长角。

店主：（对老先生）商人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呀！

让：（对贝兰吉）长了！

贝兰吉：（对让）此外我也不是什么亚洲种。何况亚洲人是和所有的人一模一样的……

女侍：是的，亚洲人是和您、和我一样的人……

老先生：（对老板）对呀！

老板：（对女侍）谁也没请您发表意见！

苔丝：（对老板）她说得对。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在这场争论过程中，家庭主妇仍旧悲恸不已）

家庭主妇：它是那样温顺，它和我们一样。

让：（大发雷霆，不能自制）他们是黄色的！（逻辑学家站在家庭主妇和围拢在让和贝兰吉身边的人群之中，躲在一旁仔细倾听他们论争，毫无参与之意）

让：别了，先生们！（对贝兰吉）我可不向您打招呼！

家庭主妇：（表演同前）它是那样地爱我们！（她哭出声来）

苔丝：别这样，贝兰吉先生，别这样，让先生……

老先生：我有过亚洲朋友。也许他们不是真正的亚洲人……

老板：我认识真正的。

女侍：（对女店主）我交过一个亚洲朋友。

家庭主妇：（表演同前）它那么点小时就是我的啦！

让：（始终暴跳如雷）他们是黄的！黄的！很黄的！

贝兰吉：（对让）至于您，您满脸通红！

女店主：（从窗口和女侍）噢！

老板：这回要干起来啦！

家庭主妇：（表演同前）它是那样地爱干净！它在木屑里大小便！

让：（对贝兰吉）既然如此，您再也甭和我见面啦！和您这号蠢才打交道太浪费我的时间啦。

家庭主妇：（表演同前）它使人能理解它！

让：（怒气冲冲地快走朝右下……但在真正下台之前又转身回来）

老先生：（对店主）还有白的、黑的、蓝的亚洲人，还有的和我们一样。

让：（对贝兰吉）醉鬼！（全体惊呆地望着他）

贝兰吉：（转向让）我不允许您！

全体：（转向让）哦！

家庭主妇：（表演同前）它只不过不会说话罢了。甚至可以说是会的。

苔丝：（对贝兰吉）您不应该使他激怒。

贝兰吉：（对苔丝）这不是我的过错……

老板：（对女侍）去给这只可怜的小动物找一口棺材……

老先生：（对贝兰吉）我想是您有道理。亚洲犀有两只角非洲犀一只……

店主：（对老先生）先生他支持的意见正相反。

苔丝：（对贝兰吉）你们两个人都有错！

老先生：（对贝兰吉）无论如何，还是您有理。

女侍：（对家庭主妇）夫人，来，把它放到盒子里去吧。

家庭主妇：（嚎啕大哭）永远不！永远不！

店主：我呢，我请求原谅，然而我认为是让先生有理。

苔丝：（转向家庭主妇）夫人，您可要讲道理啊！（苔丝和女侍拉着抱着死猫的家庭主妇向咖啡馆的入口走去）

老先生：（对苔丝和女侍）你们要我陪伴吗？

店主：亚洲犀有一只角，非洲犀则有两只。反之也是这样。

苔丝：（对老先生）不必啦。（苔丝和女侍拉着始终无法慰藉的家庭主妇走进咖啡馆）

女店主：（从她的窗口对店主）咳，你呀，你的想法总是跟大伙儿不一样！

贝兰吉：（当别人继续就犀牛的角的命题进行讨论时独自在一旁）苔丝说得对，我不该反驳他。

老板：（对女店主）您的丈夫有理，亚洲犀有两只角，非洲的也应该有两只，反之也是这样。

贝兰吉：（旁白）他接受不了不同意见。最起码的不同观点都会使他唾沫横飞，勃然大怒。

老先生：（对老板）您错啦，我的朋友。

老板：（对老先生）请您原谅！……

贝兰吉：（旁白）发怒是他的唯一缺点。

女店主：（从她的窗口，对老先生、老板和店主）也许它们两种都是一样的。

贝兰吉：（旁白）其实，他有一颗黄金般的心，他帮过我好多次忙。

老板：（对女店主）如果一头有两只的话，那另一头只能有一只。

老先生：也许是一头有一只，而另一头有两只。

贝兰吉：（旁白）我真后悔，方才我的态度不够随和。可是他干什么那么固执？我并没想使他发火啊。（对别人）他总是支持一些离奇的提法！他总是卖弄他的学识使所有的人目瞪口呆。他从不承认他也有可能出错。

老先生：（对贝兰吉）您有证据吗？

贝兰吉：关于什么问题？

老先生：您刚才下的断语引起了您和您的朋友之间的一场不愉快的争论。

店主：（对贝兰吉）是啊，您有证据吗？

老先生：（对贝兰吉）您怎么知道两头犀牛之一有两只角而另一头有一只？而且是哪头？

女店主：他并不比我们知道得更多些。

贝兰吉：首先，谁也不知道是否有两头。我还想很可能只有一头犀牛呢。

老板：就算有两头吧。谁是独角犀，是亚洲犀吗？

老先生：不。非洲犀是双角犀。我想是这样的。

老板：谁是双角犀？

店主：不是那头非洲的。

女店主：要想意见一致可真不容易啊。

老先生：不管怎样，也要把这个问题说说清楚。

逻辑学家：（从他持谨慎小心的保留态度中摆脱出来）先生们，请允许我介入。问题不在这里。请允许我自我介绍……

家庭主妇：（泪眼汪汪）这是一位逻辑学家！

老先生：（把逻辑学家介绍给贝兰吉）我的朋友，逻辑学家！

贝兰吉：很高兴，先生。

逻辑学家：（继续）……职业逻辑学家：请看我的身份证。（他展示他的身份证）

贝兰吉：很荣幸，先生。

店主：我们感到很荣幸。

老板：逻辑学家先生，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如果非洲犀是独角犀……

老先生：或双角犀……

女店主：还有如果亚洲犀是双角犀。

店主：或是独角犀。

逻辑学家：问题恰恰不在这里。这也就是我所要阐明的。

店主：然而这正是人们所想知道的。

逻辑学家：先生们，请让我讲话。

老先生：让他讲。

女店主：（从窗口对店主）让他讲嘛。

老板：先生，大伙在听您说。

逻辑学家：（对贝兰吉）我特别要讲给您听。也讲给在这里的其他人听。

店主：也有我们……

逻辑学家：请看，首先，争辩所涉及的问题恰恰被你们无意间置之一旁了。一开始，你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刚刚经过的犀牛是否就是一开头经过的那一头，抑或它是另外一头。应该回答的是这个问题。

贝兰吉：怎样问答呢？

逻辑学家：请看：有可能你们两次看到的是同一头犀牛，它只有一只角……

店主：（似乎是为了更易于理解重复道）两次同一头犀牛。

老板：（表演同上）只有一只角……

逻辑学家：（继续）同样，你们也有可能两次看见同一头有两只角的犀牛。……

老先生：（重复）一头有两只角的犀牛，两次……

逻辑学家：正是如此。你们也可能看见一头一只角的犀牛，然后另一头，它也只有一只角。

女店主：（从窗口）哈，哈……

逻辑学家：也可能第一头犀牛有两只角，然后又见到第二头犀牛也有两只角。

老板：完全正确。

逻辑学家：现在，假如你们看到了……

店主：假如我们看到了……

老先生：是的，假如我们看到了……

逻辑学家：假如你们第一次看到一头两只角的犀牛……



老板：两只角的……

逻辑学家：第二次看到一头一只角的犀牛……

店主：一只角的……

逻辑学家：这同样是不可能下结论的。

老先生：所有这一切是不可能下结论的。

老板：为什么？

女店主：啊呀呀……我可什么也弄不明白啦。

店主：是呀！是呀！（女店主耸耸肩，从她的窗口消失了）

逻辑学家：的确，也可能从刚才算起，那头犀牛失去了它的角的其中之一，而紧跟着来的那一头就是前面那头。

贝兰吉：我明白，但是……

老先生：（打断贝兰吉）别打断人家说话。

逻辑学家：也有可能这两头有两只角的犀牛都失去了它们的角中的一只。

老先生：有可能。

老板：是的，有可能。

店主：为什么不呢？

贝兰吉：是啊，然而……

老先生：（对贝兰吉）别插嘴。

逻辑学家：假如你们能证实第一次看到的是一只角的犀牛，不管它是亚洲种还是非洲种……

老先生：亚洲种还是非洲种……

逻辑学家：……第二次是一头有两只角的犀牛……

老先生：两只角的！

逻辑学家：……也不管，这无关紧要，它是非洲种还是亚洲种……

店主：非洲种还是亚洲种……

逻辑学家：（继续论证）……此时，我们可以下结论说我们看到的是两头不同的犀牛，理由是几乎不可能在几分钟的时间之内，能在一头犀牛鼻子上方长出一只肉眼可见的角来……

老先生：这是几乎不可能的。

逻辑学家：（对他的推理感到满意）这就导致犀牛它既可能是亚洲种也可能是非洲种……

老先生：亚洲种，或非洲种。

逻辑学家：犀牛既可能是非洲种也可能是亚洲种……

老板：非洲种或亚洲种。

店主：哎唷唷，哎唷唷。

逻辑学家：……然而，鉴于在好的逻辑里这是不可能的，同一个生物既不可能同时生于两个不同地点……

老先生：也不可能连续地生出来。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这就是我们所要证明的。

贝兰吉：（对逻辑学家）这我明白，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呀。

逻辑学家：（以一种自命权威的神气笑对贝兰吉）当然罗，亲爱的先生，然而这个问题只有以这种方式提出才是正确的。

老先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逻辑学家：（举帽）再见，先生们。（他转身向左方走出，老先生跟在他后面）

老先生：再见，先生们。（他举帽跟着逻辑学家下）

店主：也许这样合乎逻辑……（这时，家庭主妇身穿孝服，手持盒子，从咖啡馆走出，苔丝及女侍跟在她后面，有如参加葬礼一般。这行列向右方出口走去）

店主：（继续）……也许这是合乎逻辑的，然而，我们能够允许我们的猫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被犀牛踩死吗，不管这犀牛有一只角还是两只角，不管它是亚洲种还是非洲种？（他以戏剧性的姿势指点着正在走出去的行列）

老板：他说得有道理，这是对的！我们不能允许我们的猫被犀牛或是任何东西踩死啊！

店主：我们是不能答应的！

女店主：（从食品杂货店店门口伸出她的头，对店主）嘿，进来呀，主顾们该来啦！

店主：（向店铺走出）不，我们不能答应！

贝兰吉：我悔不该和让口角啊！（对老板）请给我来一杯科涅克白兰地！来一大杯！

老板：我给您拿去！（他进入咖啡馆去拿科涅克白兰地）

贝兰吉：（独自一人）我不该，我不该发脾气啊！（老板出场，手持一大杯科涅克白兰地）要去博物馆吗，我的心情太沉重啦。下次我再去培育我的精神吧。（他举杯喝酒）

——幕落

---

译注①这是西班牙半岛上在西班牙境内的一个气候干燥、土壤贫瘠的省份

第二幕

## 第一场

[这是一个管理部门，或是一家私人企业，比如说是一所大的司法出版机构的办公室。舞台后方，正中是一个对开的弹簧大门，门上贴着“科长室”的招牌。后方左边，在科长室的门边摆着苔丝的小桌子，上面放着一架打字机。另一张桌子靠着左方的墙，摆在朝楼梯开着的一扇门和苔丝的小桌子之间，桌上放着签到卡，职员们一到就应在上面签到。然后，在左方，在二道幕前的是朝楼梯开着的门。可以看到这楼梯最上面的几个梯级，扶手栏杆的上端及一个楼梯头上小平台。在前景，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摆着印刷厂送来的校样，一个墨水瓶，一些沾水钢笔，这就是博塔尔和贝兰吉的办公桌；后者将坐在左边的椅子上，前者坐在右边的椅子上。靠近右方墙边有另一张更大些的长方桌，桌上亦被纸张、校样等等覆盖着。这张桌边也有两把椅子（更漂亮，更“气派”些），它们面对面地摆着。这是狄达尔和勃夫先生的办公桌。狄达尔坐在靠墙的椅子上，面对着所有其他雇员。他的职务是副科长。如果剧院有乐池的话，最为理想的则是在前景（或台口）正对观众处摆一个窗框。在右边角落有一个衣架，上面挂着几件灰色工作服或旧上衣。有时亦可把衣架摆在舞台前方，靠近右墙。

[靠墙摆满了满是灰尘的书籍和案卷。在舞台后方左边书架上插着标签：《法学》，《法规》；在右边可能稍稍倾斜的墙边上的标签写着：《官方报刊》，《收税法》。在科长室的门上方有一具钟，时间是九点零三分。

[幕启，狄达尔站在他办公桌的椅子旁边，右侧身对着池座；博塔尔站在办公桌对面，左侧身对着池座，科长站在他们两人中间，他也靠在办公桌边，面对观众，苔丝站在科长的左边，稍稍靠后一点。她手里拿着速记纸。在三个人围着的桌子上，一大张报纸摊开放在校样上面。

[幕启，在几秒钟之内，台上的人物静止不动，和第一次的舞台说明指出的姿势一样。这应是一幅活生生的画面。在第一幕开始时，亦应如是。

[科长，五十上下，服饰整洁：一套海军蓝色服装，勋级会的彩带结，浆过的假领，黑领带，棕色的大胡子。他名叫巴比雍先生。

[狄达尔，三十五岁。灰色服装，带着黑色丝织袖套保护上衣。他个头相当高，是有希望的职员（干部）。如果科长擢升为副主任，将由他取而代之当科长；博塔尔不喜欢他。

[博塔尔，退休的小学教员；神情高傲，蓄着小白胡子；他有六十上下，生性严厉（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他头戴一顶巴斯克<sup>①</sup>贝雷帽；罩上一件长长的灰色工作服，在他那大得相当可观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耳朵上夹着一只铅笔，袖子上也带了丝织袖套。

[苔丝，年轻，金发。

[稍晚一些，勃夫太太：四十到五十之间的胖女人，泪流满面，气喘咻咻。

[幕启时，人物在台上围着右方桌子静止地站立，科长伸着手，食指指着报纸。狄达尔的手伸向博塔尔的方向，似乎在对他说：“然而您也看见啦！”博塔尔的手插在工作服衣袋里，嘴唇上挂着一抹持怀疑状的笑容，似乎在说：“跟我来这套可是没用。”苔丝手里拿着速记纸，她的目光是在支持狄达尔。短短的几秒钟过去之后，博塔尔进攻了。

博塔尔：编出来的，编出来的故事罢了，听了让人发困！

苔丝：我看见了呀，我看见犀牛了呀！

狄达尔：这是明白无误地登在报上的，这您可否认不了。

博塔尔（极为蔑视的神情）去一边的吧！

狄达尔：这是发表了，因为这是发表了；瞧这儿，红色标题，猫被踩死！科长先生，您读读新闻吧！

巴比雍先生：“昨天，星期日，喝开胃酒的时间，在本城教堂广场，一只猫被一头厚皮动物踩死。”

苔丝：不是正好在教堂广场！

巴比雍先生：全文完。没有写明其他细节。

博塔尔：去一边的吧！

狄达尔：这就够了，很清楚啦。

博塔尔：我不相信那些新闻记者。新闻记者全是些骗子，我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只相信我亲眼看见的事情。早先我当小学教师那会儿，我喜欢明确的东西，那是得到科学印证的，我是个讲究方法、一丝不苟的人。

狄达尔：讲究方法在这儿有什么用？

苔丝：（对博塔尔）博塔尔先生，我觉得这条新闻是很准确的。

博塔尔：您把这称为准确？让咱们来瞧瞧。那是一头什么样的厚皮动物？编写红色标题关于踩死猫的消息的编辑，他明白什么是一头厚皮动物吗？他没对我们说。还有，他明白猫是什么吗？

狄达尔：所有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猫。

博塔尔：那么，涉及的是一只郎猫，还是一只女猫？还有是什么颜色的？是什么种的？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甚至是反种族主义的。

巴比雍先生：瞧瞧，博塔尔先生，问题不在这里，种族主义和这有什么相干？

博塔尔：科长先生，我请您原谅。您不能否认，种族主义是这个世纪的重大错误之一。

狄达尔：当然，这我们都同意，不过，问题不在这里……

博塔尔：狄达尔先生，不能轻率地对待此事。历史事件业已向我们证明了种族主义……

狄达尔：我对您说的问题不在这里。

博塔尔：那可说不准。

巴比雍先生：这里不存在种族主义的问题。

博塔尔：不应放过任何机会去指控它。

苔丝：然而已经告诉您谁也不是种族主义者啦。您把问题给转移啦，那只不过是涉及一只猫被一头厚皮动物踩死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头犀牛。

博塔尔：我呀，我可不是南方人。南方人太善于幻想。这也许只不过是一只跳蚤给一只老鼠踩死啦。这么点儿事就给吹成一座大山。

巴比雍先生：（对狄达尔）咱们试试把这一切来说说清楚，您是否亲眼看见犀牛在城里的街头上懒洋洋地散步？



苔丝：它不是懒洋洋的，它奔跑来着。

狄达尔：就我个人而言，我没看见它。然而，一些可尊敬的值得信赖的人……

博塔尔：（打断他）你们这就明白了，这不过是一些无稽之谈，你们信任一些没的可编造的新闻记者，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出售他们那不值一提的报纸，为了给他们的老板效劳，他们情愿当奴仆！您居然相信这个，狄达尔先生，您，一位法学家，一位法学士。请允许我大笑吧！哈！哈！哈！

苔丝：可是我，我看见它了，我看见犀牛来着。我起誓。

博塔尔：别胡说啦！我还以为您是位严肃正经的姑娘呢。

苔丝：博塔尔先生，我可没说瞎话！而且当时不仅只有我一个人，我身边还有别的人也看见啦。

博塔尔：去一边的吧！他们肯定是在看别的东西哪！……是些懒汉，是些无事可干，不做工，游手好闲的人。

狄达尔：那是昨天，那是星期天。

博塔尔：我呀，星期天我也工作。我才不听那些骗你们去教堂的神甫们的鬼话呢，他们是为了阻拦你们干活儿和靠出力流汗挣面包！

巴比雍先生（愤慨地）噢！

博塔尔：请原谅，我不想使您激怒。这并非由于我蔑视宗教而可以使得旁人去说我不尊重宗教。（对苔丝）首先，您知道什么是一头犀牛吗？

苔丝：这是一头……这是一头很大的动物，很难看！

博塔尔：你还自诩为有着明确的思想的人呢！小姐，犀牛……

巴比雍先生：您不必在这里给我们上一堂关于犀牛的课。我们不是在小学里。

博塔尔：十分遗憾。（在进行着最后的几句交锋时，可以看见贝兰吉小心翼翼地登上楼梯的最后几级阶梯，他轻手轻脚推开办公室的门，这时可以看见开着的门上挂着的招牌上写道：“法律出版社”）

巴比雍先生：（对苔丝）好啦！过九点啦，小姐，把签到卡拿开吧。迟到的可就活该倒霉啦！（苔丝向左边上面放着签到卡的小桌走去，正在此时，贝兰吉进来）

贝兰吉：（进来，其他的人还在继续讨论，对苔丝）早安，苔丝小姐。我没迟到吧？

博塔尔（对狄达尔和巴比雍先生）不论我在哪里发现无知，我就向它斗争！

苔丝：（对贝兰吉）贝兰吉先生，快点儿。

博塔尔：……不论是在宫廷，还是在茅屋！

苔丝：（对贝兰吉）快点在签到卡上签名！

贝兰吉：噢，谢谢您！科长已经来啦？

苔丝：（对贝兰吉，一个手指接着嘴唇）嘘，是的，他来了。

贝兰吉：已经来了？这么早？（他急急忙忙走过去在签到卡上签名）

博塔尔：（继续）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出版机构也不论。

巴比雍先生：（对博塔尔）博塔尔先生，我觉得……

贝兰吉：（在卡上签字，对苔丝）可是，还没到九点十分呢……

巴比雍先生：（对博塔尔）我觉得您已经越过了礼貌所允许的界限啦。

狄达尔：（对巴比雍先生）先生，我也有同感。

巴比雍先生：（对博塔尔）您总不能说，我的合作者，您的同事，法学学士、出色的职员狄达尔先生是个无知的人啊。

博塔尔：自然罗，我不会去断言这样一件事，那就是，不管怎么说，学院和大学还不如公立学校。

巴比雍先生：（对苔丝）喂，签到卡呢！

苔丝：（对巴比雍先生）在这里，先生。（她递给他）

巴比雍先生：（对贝兰吉）哟，贝兰吉先生来啦！

博塔尔：（对狄达尔）大学教授们所缺少的，就是明确的思想，观察的精神，实践的能力。

狄达尔：（对博塔尔）这是哪里话！

贝兰吉：（对巴比雍先生）早安，巴比雍先生。（贝兰吉正朝科长的背面走去，绕过这三个人物走向衣架，他取下他的工作服和旧上衣，把他出门穿的上衣换下挂在原处；现在，他在衣架旁边脱下他的上衣，换上另一件，然后走到他的办公桌边，他在抽屉里找出他的黑色丝织袖套，等等。他打招呼）早安，巴比雍先生！请原谅，我差点儿迟到。早安，狄达尔！早安，博塔尔先生！

巴比雍先生：贝兰吉，您说说，您也看见犀牛了吗？

博塔尔：（对狄达尔）大学教授是一些空想家，他们一点也不了解生活。

狄达尔：（对博塔尔）胡说！

贝兰吉：（为了工作继续整理他的什物，故意做得很快，想以此来弥补他的迟到，以自然的音调对巴比雍先生）可不是吗，当然啦，我看见它啦！

博塔尔：（转过身来）去一边的吧！

苔丝：啊！您瞧，我没发疯吧。

博塔尔（讥讽地）噢，贝兰吉先生这样说纯粹是为了献殷勤，这是因为他想讨好您，尽管瞧上去他没那股子劲儿。

狄达尔：这么说，谁要说看见一头犀牛就成了献殷勤啦？

博塔尔：当然。特别是这样说是为了支持苔丝小姐的充满幻想的保证。所有的人都在向苔丝小姐献殷勤，这是可以理解的。

巴比雍先生：博塔尔先生，别那么恶意伤人，贝兰吉先生没参加争论。他刚到。

贝兰吉：（对苔丝）可不是您看见它来着？我们都看见了。

博塔尔：去一边的吧！很可能，贝兰吉先生想象他见到了一头犀牛。（他在贝兰吉背后做个动作，以示贝兰吉贪杯）他是那样地富有想象力！和他在一起，什么都是可能的。

贝兰吉：当我看见犀牛的时候，我可不是独自一人！还没准儿看见的是两头犀牛呢。

博塔尔：他连他一共看见了几头都闹不清！

贝兰吉：当时我在我的朋友让的身边！……还有别的人。

博塔尔：（对贝兰吉）说真的，我说，您在瞎扯。

苔丝：那是一头独角犀。

博塔尔：去一边的吧！这俩是串通好了来耍弄我们的！

狄达尔：（对苔丝）根据我耳闻，我想它更有可能有两只角！

博塔尔：那么说，在这一点上，还得求得一致罗。

巴比雍先生（看钟）结束啦，先生们，时候不早了。

博塔尔：贝兰吉先生，您，您瞧见的是一头犀牛还是两头犀牛啊？

贝兰吉：哎！这是说……

博塔尔：您是不知道。苔丝小姐看见的是独角犀。而您的犀牛，贝兰吉先生，如果说有犀牛的话，那么它是独角的还是双角的呢？

贝兰吉：您明白吗，问题恰恰就在这里。

博塔尔：所有这一切可太使人腻烦啦。

苔丝：噢！

博塔尔：我不想使您不快，但是我就是不信您的这个故事！在咱们这一带，从来也没见过什么犀牛啊！

狄达尔：可有一次也就够瞧的啦！

博塔尔：从来没见过！除了在小学教科书里看见过画上的罢了。您的犀牛是只能在大妈大婶们的脑子里开花繁殖的。

贝兰吉：用“开花”这个词来形容犀牛，在我看来颇为不当。

狄达尔：这话说得对。

博塔尔：（继续）您的犀牛只是一个传说罢了！

苔丝：是个传说？

巴比雍先生：先生们，我认为该办公啦。

博塔尔：（对苔丝）是一个传说，就象关于空中飞碟的一模一样！

狄达尔：不管怎么说，有一头被踩死的猫，这是不能否认的！

贝兰吉：我可以作证。

狄达尔：（指着贝兰吉）还有见证人！

博塔尔：这样儿的证人！

巴比雍先生：先生们，先生们！

博塔尔：（对狄达尔）集团性精神病，狄达尔先生，集团性精神病！这就如同宗教是老百姓的鸦片一样！

苔丝：可是，我相信，我呀是相信有空中飞碟的！

博塔尔：去一边的吧！

巴比雍先生（坚决地）这可实在够了，太过分啦。闲聊得够啦！有犀牛还是没有，有空中飞碟还是没有，工作总得做呀！出版社付钱给你们可不是为了让你们浪费时间去议论什么真假动物的！

博塔尔：假的！

狄达尔：真的！

苔丝：非常真实。

巴比雍先生：先生们，我再一次提请你们注意，现在是你们诸位应该办公的时间。请允许我直接打断这场徒劳无用的舌战……

博塔尔：（自尊心被伤害，挖苦地）同意，巴比雍先生。您是科长。既然您下命令，我们当然该服从罗。

巴比雍先生：先生们，快点吧。我不愿意使我自己处于被迫从你们的收入中扣除罚款的不幸处境！狄达尔先生，您的那项关于反对酒精取缔法令的注释进展到什么地步啦？

狄达尔：我正在进行修订，科长先生。

巴比雍先生：请尽快把这项工作做好。时间很紧迫。你们，贝兰吉先生和博塔尔先生，你们校改完毕被称为“酒类名称管理”规章的校样了吗？

贝兰吉：还没有，巴比雍先生。但是已经开始了。

巴比雍先生：请一起做完校改工作。工厂等着。您，小姐，您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好在信件上签名。请快点把它们打出来。

苔丝：明白了，巴比雍先生。（苔丝走到她的小桌前打字。狄达尔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开始办公。贝兰吉和博塔尔坐在他们的小桌旁，两人侧身对着大厅；博塔尔背对通往楼梯的门口。博塔尔一脸的不高兴；贝兰吉神思恍惚、闷闷不乐；贝兰吉把校样摊在桌上，把原稿递给博塔尔；博塔尔唠唠叨叨地坐下，同时，巴比雍先生砰门走出）

巴比雍先生：先生们，一会儿见！（他走出）

贝兰吉：（读着并改着，博塔尔同时手拿铅笔看着原稿）关于土产酒产地之“名称”规章……（他校改）名称，两个L。（他校改）管理……一个L，管理……波尔多地区酒类名称管理，山坡高地的山谷地区……



博塔尔：（对狄达尔）我这儿没有啊！跳了一行。

贝兰吉：我重复一遍：酒类名称管理……

狄达尔：（对贝兰吉和博塔尔）请你们小声点。光听见你们二位啦，你们妨碍我集中精神办我的公啦。

博塔尔（越过贝兰吉的头，对狄达尔重提适才争论的话题，同时，贝兰吉独自一人校改了一会儿；他嘴唇嚅动，不出声地念着）这是故弄玄虚！

狄达尔：什么故弄玄虚呀？

博塔尔：老天，还不是你们的关于犀牛的故事呗！就是你们的宣传造成的满城风雨！

狄达尔：（停止自己的工作）什么宣传？

贝兰吉：（介入）这不是什么宣传……

苔丝：（停止打字）既然我向您重复说 I 看见了……我看见了……人家看见了。

狄达尔：（对博塔尔）您让我好笑！……是宣传！目的何在呀？

博塔尔（对狄达尔）得了吧！……您比我清楚。别装傻充愣啦。

狄达尔：（生气）不管怎么说，博塔尔先生，我可没拿彭泰涅格兰人②的钱。

博塔尔（勃然大怒，满脸通红，用拳头捶桌子）这是侮辱。我不能容忍……（博塔尔站起）

贝兰吉：（央告着）博塔尔先生，得啦……

苔丝：狄达尔先生，得啦……

博塔尔：我说这是一种侮辱……（科长办公室的门突然打开，博塔尔和狄达尔很快坐下，科长手里拿着签到卡，他一出现，突然静了下来）

巴比雍先生：勃夫先生今天没来吧？

贝兰吉：（环视）真的，他缺席。

巴比雍先生：正巧我要找他！（对苔丝）他通知是生病了还是有事情了吗？

苔丝：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说。

巴比雍先生（把门完全打开并走了进来）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生，我将要辞退他。这已不是他头一回这么干啦。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装作不知道，但不能这样下去啦……你们哪位有他办公桌的抽屉钥匙？（正在此时，勃夫太太走进来。在说上面这段台词时，可以看见她以她所能够的最快的速度迈上最高几级梯级，她猛地把门推开。她气喘咻咻，神情惶恐）

贝兰吉：哟，勃夫太太。

苔丝：早安，勃夫太太。

勃夫太太：早安，巴比雍先生！早安，先生们女士们。

巴比雍先生：那么，您的丈夫呢？他出什么事啦，怎么都不想挪窝啦？

勃夫太太：（喘着粗气）我请求您原谅他，原谅我丈夫……他回他家过周末去了。他患了轻度流行性感冒。

巴比雍先生：哦！他得轻度流感啦！

勃夫太太：（递一张纸给科长）您看，这是他在电报中讲的。他希望能在星期三回来……（几乎垮了）请给我一杯水……一把椅子……（贝兰吉把他自己的椅子端到舞台正中，她倒在上面）

巴比雍先生：（对苔丝）给她一杯水。

苔丝：马上就来！（在进行下面几段对话时，苔丝拿一杯水给她，举着她喝）

狄达尔：（对科长）她心脏有毛病吧。

巴比雍先生：真不巧，勃夫先生缺勤不能来。但是这也不至于把您吓成这个样子啊！

勃夫太太：（困难地）这是……这是因为……我从走出家门口就给一头犀牛跟上了，一直跟到这里……

贝兰吉：是独角犀还是有两只角的？

博塔尔：（纵声大笑）您这是在开玩笑！

狄达尔：（被激怒）让她说话嘛！

勃夫太太：（竭力想把事情说明白，用手指指着楼梯的方向）它在那儿，在楼下，在门口。它的样子好象是想要上楼梯。（同时，听到声音。看见楼梯的梯级在极重的重负之下被压塌。听到来自楼下的惶恐不安的嗥叫声。楼梯倒塌，尘土飞扬，尘埃消散之后，看到楼梯头上的小平台悬挂在空中）

苔丝：上帝啊！……

勃夫太太：（坐在椅子上，用手捂住心口）噢！啊哟！（贝兰吉在勃夫太太身边忙个不停，轻轻拍打她的面颊，给她水喝）

贝兰吉：请您静一静！（这时，巴比雍先生、狄达尔和博塔尔都急忙赶到左方，挤着去把门打开，然后走到满是尘土的楼梯头上小平台上，继续听到嗥叫声）

苔丝：（对勃夫太太）您好些了吗，勃夫太太？

巴比雍先生：（在楼梯口平台上）瞧见啦。在底下呢！是一头犀牛！

博塔尔：我什么也没瞧见。这是幻觉。

狄达尔：是在底下，在那儿呢，它转圈儿呢。

巴比雍先生：先生们，这可没的怀疑的。它在转圈儿。

狄达尔：它上不来啦。没有楼梯啦。

博塔尔：这可真奇怪。这是什么意思呢？

狄达尔：（转向贝兰吉）您过来看看。您过来看看，这是您的犀牛。

贝兰吉：我来了。（贝兰吉急匆匆地朝楼梯口平台走去，苔丝跟着他过来，把勃夫太太一人撂在那里）

巴比雍先生：（对贝兰吉）您过来，您这位犀牛专家，您过来瞧瞧。

贝兰吉：我不是什么犀牛专家……

苔丝：噢……瞧呀……它是在怎么样儿地转圈儿啊。看来它好象很痛苦……它要什么呢？

狄达尔：它好象在找什么人。（对博塔尔）现在，您看见了吗？

博塔尔：（生气）我确实看见它了。

苔丝：（对巴比雍先生）难道说，我们全都眼花了吗？您也是……

博塔尔：我从来也不眼花。但是这里面有点什么名堂……

狄达尔：（对博塔尔）什么，什么名堂！

巴比雍先生：（对贝兰吉）这确实是一头犀牛，不是吗？这是您看见过的那头吗？（对苔丝）还有您？

苔丝：肯定的。

贝兰吉：它有两只角。这是一头非洲种的，还不如说是亚洲种的。咳！我也搞不清楚非洲犀牛到底有一只角还是有两只角啦。

巴比雍先生：它把咱们的楼梯给压塌啦。活该如此，这样的事迟早要发生的！自从我向总局请求为我们建造一个水泥楼梯代替这摇摇欲坠的破旧楼梯以来……

狄达尔：科长先生，上个礼拜我还为这事打过一次报告。

巴比雍先生：早晚要出事的，早晚要出事的。这是应该预见到的。我是有道理的。

苔丝：（嘲讽地对巴比雍先生）还是那副样子。

贝兰吉：（对狄达尔和巴比雍先生）说真的，说真的，双角究竟是亚洲犀还是非洲犀的特征？独角是非洲犀还是亚洲犀的特征……

苔丝：可怜的畜生，它不停地嗥叫和就地打圈子。它要什么呀？噢，它看着咱们哪。（朝着犀牛）猫咪，猫咪，猫咪……

狄达尔：您可不能抚摸它，它肯定是被驯养的……

巴比雍先生：不管怎么说，它不会给咱们带来危险。（犀牛嗥叫得令人生厌）

苔丝：可怜的畜生！

贝兰吉：（继续原来的话题，对博塔尔）您的学识那么渊博，您的想法是否正相反，即双角是……

巴比雍先生：您这是胡思乱想，我亲爱的贝兰吉先生，您还头脑昏昏沉沉的。博塔尔先生讲得在理。

博塔尔：怎么可能，在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国家……

苔丝：（对博塔尔）同意。然而，它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

博塔尔：这是一个卑鄙可耻的阴谋！（做出一个站在讲坛上的讲演者的姿势，手指直指狄达尔，怒目逼视着他）这是您的错。

狄达尔：为什么是我的，而不是您的？

博塔尔：（愤怒）我的错？好哇，看来永远是小人物活该倒霉。如果这仅仅涉及我的话……

巴比雍先生：我们的处境不妙啊，没楼梯啦。

苔丝：（对博塔尔和狄达尔）安静下来吧，这可不是争吵的时候，先生们！

巴比雍先生：这可是总局的错儿。

苔丝：也许。可是我们怎么下楼呢？

巴比雍先生：（情意缠绵地开着玩笑，用手抚摸着女打字员的脸蛋）我抱着您，然后再一块儿跳下去！

苔丝：（推开科长的手）别用您的粗手来碰我的脸，厚脸皮，不要脸的！

巴比雍先生：我在开玩笑！（这时，当犀牛尚未停止嗥叫之际，勃夫太太站了起来，走到人们中间。她全神凝视着在下面不停打转的犀牛，看了好一会儿，突然她发出一声骇人听闻的喊声）

勃夫太太：我的上帝！这是可能的吗！

贝兰吉：（对勃夫太太）您怎么啦？

勃夫太太：这是我的丈夫啊！勃夫，我可怜的勃夫，你出了什么事啦？

苔丝：（对勃夫太太）您确信是他吗？

勃夫太太：我认出他啦，我认出他来啦。（犀牛以粗野而又温柔的一声嗥叫回答她）

巴比雍先生：有这等事！这回，我可真要请他走人啦！

狄达尔：他保险了没有？

博塔尔：（在一旁）我全明白啦……

苔丝：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付保险金呢？

勃夫太太：（在贝兰吉的手臂里晕倒）啊！我的上帝！

贝兰吉：噢！

苔丝：把她抬过来吧。（贝兰吉在狄达尔和苔丝的帮助之下，把勃夫太太拖回到她的椅子上，让她坐下）

狄达尔：（在抬她的时候）勃夫太太，您不要难过。

勃夫太太：啊！噢！



苔丝：也许有办法挽救……

巴比雍先生：（对狄达尔）从司法角度上看，该怎么办呢？

狄达尔：要向诉讼事务所提出询问。

博塔尔：（跟着行列走过来，把双臂举向天空）这纯属疯狂！这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啊！（人们围绕着勃夫太太忙着，拍打着她的双颊，她睁开眼睛，“啊！”一声又闭上眼睛，再次拍打她的双颊，与此同时，博塔尔讲话）请你们相信，无论如何，我会把这一切都告诉我的行动委员会。我不会在一个同事遇到困难的时候袖手旁观。人们会知道的。

勃夫太太：（醒过来）我不幸的亲亲，我不能让他这样待着，我不幸的亲亲。（听到嗥叫）他在喊我。（温柔地）他在喊我。

苔丝：勃夫太太，好些了吗？

狄达尔：她明白过来啦。

博塔尔：（对勃夫太太）请相信，我们的代表团会支持您。您是否愿意成为我们委员会的成员？

巴比雍先生：工作又要耽误啦。苔丝小姐，信件！……

苔丝：首先，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怎么才能从这儿出去。

巴比雍先生：这是个问题。从窗户出去。（除了瘫倒在椅子上的勃夫太太和站在舞台正中的博塔尔，他们全都走向窗户）

博塔尔：我知道发生这事的原由了。

苔丝：（在窗口）太高啦。

巴比雍先生：苔丝小姐，到我办公室去给消防队打个电话。

（巴比雍先生意欲随她走去）

苔丝：（从后面出去，听到她拿耳机和说：“哈罗，哈罗，消防队吗？”以及含混不清的电话讲话声）

勃夫太太：（蓦地起身）我不能让他处于这样的状况，我不能让他处于这样的状况！

巴比雍先生：您假如想离婚的话……那您现在就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啦。

狄达尔：这肯定是由于他的过错所致。

勃夫太太：不！不幸的人！这不是时候，我不能在我丈夫遭遇这样变故时对他弃之不管。

博塔尔：您是一位勇敢的妇女。

狄达尔：（对勃夫太太）那您怎么办呢？（勃夫太太朝左方跑去，她急匆匆地朝楼梯口平台奔去）

贝兰吉：小心点！

勃夫太太：我不能抛弃他，我不能抛弃他。

狄达尔：拉住她。

勃夫太太：我把他领回家去！

巴比雍先生：她要干什么？

勃夫太太：（在楼梯口小平台边上做要跳下去的准备）我来了，我亲爱的，我来了。

贝兰吉：她要跳下去。

博塔尔：这是她的义务。

狄达尔：她不能跳。（除去还在打电话的苔丝，所有的人都来到楼梯口小平台上勃夫太太身边，勃夫太太跳；不管怎样想拦住她的贝兰吉两手只揪到了她的裙子）

贝兰吉：我没能拦住她。（可以听到从下面传来犀牛温柔的噪声）

勃夫太太：我来了，亲爱的，我来了。

狄达尔：她恰巧落在它身上，骑着它。

博塔尔：是个女骑手啊。

勃夫太太的声音回家，亲爱的，咱们回家去。

狄达尔：他打一溜小跑走啦。（狄达尔、贝兰吉、博塔尔、巴比雍先生回到舞台上，走到窗边）

贝兰吉：他们跑得好快。

狄达尔：（向巴比雍先生）您学过骑术吗？

巴比雍先生：从前……学过一点……（转向舞台后方的门，对狄达尔）她还没打完电话！……

贝兰吉：（目光追随着犀牛）他们走远了。看不见他们了。

苔丝：（走出）我费了好大劲才接通消防队！……

博塔尔：（有如在给一个内心独白做结束语）这可糟啦！

苔丝：……我费了好大劲才接通消防队。

巴比雍先生：难道说，到处都在起火？

贝兰吉：我同意博塔尔先生的意见。勃夫太太的举动实在令人感动，她是个善良的女人。

巴比雍先生：我的雇员少了一名，我还得补上。

贝兰吉：您真的认为他对我们不再有用了吗？

苔丝：不是，没有起火，消防队员们都因为其他的犀牛给叫走啦。

贝兰吉：因为其他的犀牛？

狄达尔：怎么，因为其他的犀牛？

苔丝：是的，因为其他的犀牛。全城四处都在找他们。今天早上有七起，现在这会儿已经有十七起啦。

博塔尔：我刚才跟你们说什么来着！

苔丝：（继续）他们已经接到三十二起通知。这还不是官方消息，但是可以肯定是要被证实的。

博塔尔：（不太信服）去一边的吧！这是夸张。

巴比雍先生：他们会不会把我们从这里弄出去呢？

贝兰吉：我呀，我饿啦！……

苔丝：是的，他们要来的，消防队员们已经出发了。

巴比雍先生：还有公事可怎么办呢？

狄达尔：我觉得这是个遇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情况。

巴比雍先生：那么得把损失掉的工时补上。

狄达尔：博塔尔先生，这么说，您是否仍然否认犀牛的事实呢？

博塔尔：我们的代表团抗议你们不预先通知就辞退勃夫先生的做法。

巴比雍先生：这并不是由我决定的，我们都看到了调查的结论。

博塔尔：狄达尔先生，不，我不否认犀牛的事实。我从来也没有否认过。

狄达尔：您这是不怀好意，心术不正。

苔丝：啊是的！您就是居心不良。

博塔尔：我重复一遍，我从来没有否认过。我只不过是坚持要看看事态毕竟要发展到什么地步。然而我呢，我是知道我该怎么办的。我不仅是简单地考查这一现象。我明白它是怎么一回事，我还要进行解释。起码，我是能够解释的，如果……

狄达尔：那就向我们解释它吧。

苔丝：博塔尔先生，解释吧。

巴比雍先生：既然您的同事请求您，您就解释吧。

博塔尔：我将向你们解释……

狄达尔：大伙在听您说呢。

苔丝：我很好奇。

博塔尔：有朝一日……我将向你们解释……

狄达尔：为什么不马上讲呢？，

博塔尔：（威胁地对巴比雍先生）咱们很快就要在咱们俩之间解释清楚。  
（对全体）我了解事情的起因，故事的内情……

苔丝：什么内情？

贝兰吉：什么内情？

狄达尔：我很想了解这些内情……

博塔尔：（耸人听闻地继续说道）而且我也知道所有有责任的人的名字。叛徒的名字。我可不是个轻易上当的傻瓜。我将要让你们了解掀起这场挑衅的目的和意义！我也要戳穿这些制造事端的人的伪装。

贝兰吉：谁会对这样的事感兴趣？……

狄达尔：（对博塔尔）您这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博塔尔先生。

巴比雍先生：不要瞎说一气。

博塔尔：什么，我，我瞎说，我胡编？

苔丝：方才，您还指控说我们都见到幻象了呢。

博塔尔：方才，是这样的。现在，幻觉变成了煽动。

狄达尔：依您所见，这个过渡是怎样演变而成的呢？

博塔尔：先生们，这就是公开的秘密！只有孩子们才什么也弄不明白。只有伪君子才假装不明白。（可以听见消防车车响和警铃声来到。听到消防车刹车声，猛地停在窗户下面）

苔丝：消防队员来了！

博塔尔：情况必须改变，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狄达尔：博塔尔先生，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确有犀牛存在，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不说明任何其他问题。

苔丝：（在窗口，朝下看）从这儿上来，消防队员先生们。

一消防队员声音：安装梯子。

博塔尔：（对狄达尔）我掌握这些事件的关键，那是一套有效的解释方法。

巴比雍先生：无论如何，今天下午还得回公事房。（可以看到消防队用的梯子已经靠在窗边）

博塔尔：巴比雍先生，让公事见鬼去吧。

巴比雍先生：总局会说什么呢？

狄达尔：这是特殊情况。

博塔尔：（指着窗户）不能强迫我们还走这条路啊。得等楼梯修好才成。

狄达尔：如果谁跌断了一条腿，那不就要给上司找麻烦了吗。

巴比雍先生：这话说得对。（看见出现一顶消防队员的帽子，接着消防队员出现）

贝兰吉：（指着窗口，对苔丝）苔丝小姐，您先下去。

消防队员：来吧，小姐。（消防队员抱起翻过窗口的苔丝小姐，一起消失了）



狄达尔：再见，苔丝小姐。再见。

苔丝：（在消失着）再见，先生们！

巴比雍先生：（在窗口）小姐，明天早上请给我打电话。您到我家来打信件。（对贝兰吉）贝兰吉先生，我提醒您注意，我们并没有放假，一旦有可能，即将恢复工作。（对另外两位）先生们，你们听见我说的了吗？

狄达尔：同意，巴比雍先生。

博塔尔：明摆着，这是要把我们榨到血流干了为止啊！

消防队员：（重新在窗口出现）该谁啦？

巴比雍先生：（对另外三位）下去吧。

狄达尔：巴比雍先生，您先下去。

贝兰吉：科长先生，您先下去。

博塔尔：当然是您先下去罗。

巴比雍先生：（对贝兰吉）请把苔丝小姐的信件拿给我。在那儿，在桌上。（贝兰吉去找信件并交给巴比雍先生）

消防队员：快点，你们赶紧点。人家没那么多工夫。还有别人叫我们哪。

博塔尔：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巴比雍先生挟着信件跨出窗口）

巴比雍先生：（对消防队员）别碰了卷宗。（转身对狄达尔、博塔尔和贝兰吉）再见了，先生们。

狄达尔：再见，巴比雍先生。

贝兰吉：再见，巴比雍先生。

巴比雍先生：（消失了，还听到他的声音）别碰着文件！

巴比雍先生的声音：狄达尔，锁上办公桌！

狄达尔：（喊道）放心吧，巴比雍先生。（对博塔尔）您先下，博塔尔先生。

博塔尔：先生们，我下去。我要立即找官方权威人士并取得联系。我非要弄清楚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假药。（他走向窗口准备跨出去）

狄达尔：（对博塔尔）我还以为您已经明白了哪！

博塔尔：（跨窗口）我才不在乎您的冷嘲热讽呢。我所要做的，是向您出示证据，证明，是的，就是关于您变节不忠的证据。

狄达尔：真是荒唐……

博塔尔：您的攻击……

狄达尔：（打断他）是您在攻击我……

博塔尔：（在消失中）我没有攻击。我是在证明。

消防队员的声音：来，来……

狄达尔：（对贝兰吉）今天下午您做什么呢？去喝一杯好不。

贝兰吉：对不起。我要利用下午这半天自由时间去看望我的朋友让。无论如何，我得跟他言归于好。我们闹意见来着。我是有不对的地方。（消防队员的头又在窗口出现）

消防队员：来吧，来吧……

贝兰吉：（指着窗口）您先下去。

狄达尔：（对贝兰吉）您先下去。

贝兰吉：（对狄达尔）哦，不，您先下去，

狄达尔：（对贝兰吉）不行不行，您先下去。

贝兰吉：（对狄达尔）我求求您，您先下，您先下去。

消防队员：快点，快点。

狄达尔：（对贝兰吉）您先下，您先下去。

贝兰吉：（对狄达尔）您先下，您先下去。（他们同时跨窗户。消防队员帮助他们下去，同时闭幕）

---

译注

①巴斯克为法国西南方邻海靠近比利牛斯山脉的地区统称，该地以畜牧业为主。

②彭泰涅格兰系尤涅斯库搞的文学游戏，是把南斯拉夫的门的内哥罗的第一个字母 M 讹为 P 造出的一个字，意即子虚乌有。

## 第二场

[让的家。舞台装置的结构与第二幕的第一场很相似。这就是说，舞台被分隔为两部分。右边是让卧室，按照舞台宽度的大小，可占舞台面的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的地位。让的床在后面，靠墙，他正睡在床上。舞台正中，有一把椅子或一张沙发，贝兰吉一会儿来时将在此入座。右边正中有一扇门通往让的卫生间。当让进去盥洗时，可以听到淋浴喷头流出的水声。房间的左方有一扇薄薄的隔扇墙，把舞台面一分为二。通往楼梯的门在正中间。如果想要设计不那么现实主义的舞台布景，例如一个风格化的布景的话，可以只设计一扇门而去掉隔扇墙。在舞台的左方，可以看到楼梯，一直通往让的单元房门口的最后几级梯级，楼梯扶手和楼梯口小平台。在楼梯口小平台最里头，是邻居们住的单元的房门。在后面，稍低些，在一扇玻璃门的上面写着“门房”字样。

[幕启，让躺在床上，盖着被子，背对观众。听到他咳嗽。稍过片刻，看到贝兰吉出现，他在上楼梯的最后几级阶梯。他敲门，让不答理。贝兰吉再次敲门。

贝兰吉：让！（他再次敲门）让！（楼梯口小平台尽头处的门半开，出现一个留着白色山羊胡子的小老头）

小老头：什么事呀？

贝兰吉：我是来看让的，我的朋友让先生。

小老头：我还以为是找我的呢。我也是，我也叫让，那么说是找另一位  
的。

小老头妻子的声音（从室内远处）是找我们的吗？

小老头：（转向人们看不见的他的妻子）是找另一位。

贝兰吉：（敲门）让。

小老头：我没看见他出去。我是昨天晚上见着他的。那会儿他看来情绪不  
大好。

贝兰吉：我知道为什么，那是我的过错。

小老头：也许他不乐意开门。再试试吧。

小老头妻子的声音让，别唠唠叨叨啦，让。

贝兰吉：（敲门）让！

小老头：（对他妻子）就来罗。啊呀呀……（他重新关上门，消失了）

让：（始终躺在床上，背对观众，声音沙哑地）什么事？

贝兰吉：我来看您，我亲爱的让。

让：谁在外边？

贝兰吉：我。贝兰吉。我没打扰您吧？

让：咧，是您吗？请进。

贝兰吉：（试图开门）门关着哪。

让：请等一会儿。啊呀呀……（让起床，情绪的确不佳。他身穿一身绿睡衣，头发乱七八糟的）等等。（他用钥匙开门）等等。（他重新躺下，象方才那样盖上被子）请进。

贝兰吉：（走进来）您好，让。

让：（在他的床上）几点钟啦？您没去办公？

贝兰吉：您还躺着，您没去办公吗？对不起，也许我打扰您啦。

让：（始终背朝外）真奇怪，我没听出您的声音来。

贝兰吉：我也是，我也没听出您的声音。

让：（始终背朝外）请坐。

贝兰吉：您生病啦？（让叽咕了一声算是回答）您知道吗，

让，我觉着我为这么一件事就跟您呕气真太蠢啦。

让：什么事？

贝兰吉：昨天……

让：昨天哪会儿？昨天在哪儿？

贝兰吉：您忘了？就是因为那头犀牛，那头倒霉的犀牛。

让：什么犀牛？

贝兰吉：就是那头犀牛，或者，如果您没意见的话，就是咱们看见的那两头倒霉的犀牛呀。

让：哦，是了，我想起来啦……谁告诉您说这两头犀牛是倒霉的呀？

贝兰吉：这是谈话的一种说法嘛。

让：好了，不必再谈了。

贝兰吉：您是很可亲的。

让：那又怎么样？

贝兰吉：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对您说，我很后悔我是那样坚持……那么强硬地，那么固执地……那么怒气冲冲地……是的，总而言之，总而言之……昨天我很愚蠢。

让：您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

贝兰吉：请您原谅。

让：我觉得不太舒服。（他咳嗽）

贝兰吉：肯定这就是迫使您待在床上的原因。（挨了调门）您知道不，让，昨天咱们俩都有理。

让：关于什么呀？

贝兰吉：涉及的题目……是同一个。我再一次地请求您原谅我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来，我不会说太长时间的。我只是想告诉您，我亲爱的让，就是说，每个人按照各自的方式，我们俩都有道理。现在，问题已经得到证实了。在城里，既有两只角的犀牛，也有一只角的犀牛。

让：这不就是我对您说过的吗！那好，算啦。

贝兰吉：是的，算啦。

让：看怎么说啦，或者说那也不错也成。

贝兰吉：（继续）一些从哪里来，另一些从哪里来，或另一些从哪里来，一些又从哪里来，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据我看来，我认为唯一值得重视的就是在每个人内在之处存在的犀牛，因为……

让：（转过去又坐在他的掀得乱糟糟的床边，面对贝兰吉）我觉得不舒服，我觉得不舒服！

贝兰吉：我真难过！您怎么啦？

让：我说不清楚，难受，很难受……

贝兰吉：是发昏吗？

让：完全不是。相反，象开了锅似的。

贝兰吉：我想说的是……是那种突如其来的发昏。所有的人都会遇到的。



让：我可从来没遇到过。

贝兰吉：那也许是因为过分健康所引起的。精力过于旺盛有时也是不利的。那会导致神经系统失去平衡。

让：我的平衡极其健全。（让的声音益发嘶哑）我的精神和肉体都很健康。我先天的……

贝兰吉：当然啦。当然啦。但是您也会受凉的。您发烧吗？

让：我不知道。也许，肯定有点发烧。我头疼。

贝兰吉：轻度偏头疼。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就不打扰您啦。

让：别走。您不妨碍我。

贝兰吉：您还嗓音嘶哑。

让：嘶哑？

贝兰吉：是的，有点嘶哑。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没听出您的声音。

让：我为什么会嘶哑呢？我的声音没变，不如说是您的变啦。

贝兰吉：我的？

让：为什么不呢？

贝兰吉：也可能。我自己没有发现。

让：您能发现您自己的什么呀？（用手摸前额）更确切的说，我觉得前额不好受。我肯定碰了头啦！（他的声音更加嘶哑）

贝兰吉：您什么时候碰的？

让：我不知道。我也记不得了。

贝兰吉：您肯定疼来着。

让：也许我是在睡着的时候碰的。

贝兰吉：一碰就把您惊醒啦。肯定地您就是在梦中碰的头。

让：我从不做梦……

贝兰吉：（继续）您入睡之后头疼了，您忘记您做了梦，或者还不如说您下意识地记得这件事！

让：我，下意识的？我是我思想的主人，我是不会随波逐流的。我笔直朝前奔，我从来都是笔直朝前奔的。

贝兰吉：我知道。我没能让您明白我的意思。

让：请您头脑更清醒些。没必要来给我讲些令人不快的事情。

贝兰吉：头疼的时候是经常会有碰了头的感觉的。（走到让身边）您如果真是碰了头的话，那就会有包。（看让）真的，瞧，您有一个，您真有一个包呢。

让：一个包？

贝兰吉：一个小小的。

让：哪儿？

贝兰吉：（指着让的脑门）瞧，它正好在您的鼻子的上头。

让：我没有包。在我们家，从来没有人有过包。

贝兰吉：您有镜子吗？

让：啊，说真格的！（摸着脑门）好象真有一个哎。我去洗澡间看看。  
（他蓦地站起身走向洗澡间。贝兰吉目送他。从洗澡间里）真的，我是有个包。（他回来，他的肤色变绿）您瞧，我真是碰了一下。

贝兰吉：您气色不好，您全身发绿。

让：您就乐于对我说些令人不快的事情。那您，您看了您自己的尊容没有？

贝兰吉：请原谅，我并不想使您不快。

让：（十分烦恼）看来可不是这么回事。

贝兰吉：您的呼吸声很响。您嗓子疼吗？（让又走到床边坐下）您喉咙疼吗？也许是咽峡炎。

让：为什么我要得咽峡炎呢？

贝兰吉：这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我也害过咽峡炎。请允许我给您号号脉。（贝兰吉站起，他给让号脉）

让：（声音益发嘶哑）噢，会好的。

贝兰吉：您的脉搏跳动的节奏完全正常。您不必紧张。

让：我一点也没紧张，我为什么会紧张呢？

贝兰吉：您说得对。休息几天就过去啦。

让：我没工夫休息。我得去找食物。

贝兰吉：既然您感觉饿，那您就没大毛病。可是您还是应该休息几天。这样更稳妥些。您请医生了吗？

让：我用不着见医生。

贝兰吉：不，应该请医生。

让：既然我不愿意见医生，您就不必去请医生。我会自己照顾自己的。

贝兰吉：您不相信医学是错误的。

让：医生总要虚构出一些并不存在的疾病。

贝兰吉：这是出自善意，为了使人们健康才乐于这么做。

让：他们虚构出一些病症，他们编造病症！

贝兰吉：也许他们是在虚构。但是他们能治好他们编造出的病症。

让：我只相信兽医。

贝兰吉：（他已经放开了让的手腕，又重新抓住）您的血管好象是在膨胀。它们鼓起来了。

让：这是身强力壮的标志。

贝兰吉：肯定这是健康和强壮的标志。可是……（他凑过去更仔细地观察让的前臂，尽管让粗暴地把胳膊抽了回去）

让：您干什么象观察一头奇怪的畜生那样瞧我？

贝兰吉：您的皮肤……

让：我的皮肤碍着您什么事啦？难道我也去管您的皮肤吗？

贝兰吉：看来……是的，眼瞧着它在变颜色。它变绿啦。（他还拿让的手）它还变粗硬啦。

让：（重新把手抽回）别这样摸我。这和您有什么相干？您真讨厌。

贝兰吉：（对自己）也许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对让）必须请医生。（他走向电话机旁）

让：别去碰它。（他急匆匆地朝贝兰吉走去并撞了他。贝兰吉摇晃了一下）多管闲事。

贝兰吉：好，好。其实这是为了您好。

让：（咳嗽并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我比您更清楚我该怎么着。

贝兰吉：您呼吸很不自如。

让：每个人爱怎么喘气就怎么喘气！您不喜欢我的呼吸，可我，我还不喜欢您的呢。您呼吸得有气无力，都听不见您喘气，简直可以说您马上就会死过去呢。

贝兰吉：当然我是没有您那么强壮有力。

让：难道我就为了这个要把您送到医生那里让他去照管您吗？每个人做他力所能及的事嘛！

贝兰吉：别生我的气。您明明知道我是您的朋友。

让：友谊是不存在的。我不相信您的友谊。

贝兰吉：您使我不快。

让：您没必要不快嘛。

贝兰吉：我亲爱的让……

让：我不是您亲爱的让。

贝兰吉：今天您可真是个伪君子。

让：是的，我是伪君子，伪君子，伪君子，我乐意当伪君子。

贝兰吉：肯定您还在为昨天我们之间那场愚蠢透顶的争吵生我的气，那是我的不是，我承认。我正是为此来向您道歉的……

让：您指的是什么争吵？

贝兰吉：刚刚我还在帮助您回想起这件事来呢。您知道，是关于犀牛！

让：（不听贝兰吉说的话）说真格的，我并不憎恨人们，他们对于我是陌生的、无所谓的，要不就是他们令我生厌，但是，他们可得提防点儿，他们若是碍着我的道哇，我就把他们踩死。

贝兰吉：您知道我从来也不会是什么障碍……

让：我有个目的，我。我勇往直前，朝它奔去。

贝兰吉：当然，您讲得有道理。可是，我觉着在您身上似乎出现了精神危机。（让在屋里，从这堵墙到那堵墙之间来来回回地走来走去，就象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那样，已经走了一会儿了。贝兰吉在观察他，时不时地小心翼翼地躲开他，好给他让路不碰着他。让的声音越来越嘶哑）您别烦躁，您别烦躁。

让：我原来觉得穿着整齐笔挺很不舒服，这会儿连我的睡衣也让我觉着不舒服！（他解开又扣上他的睡衣上装）

贝兰吉：可是，怎么啦，您的皮肤怎么啦？

让：又是我的皮肤？这是我的皮肤，我是绝不会拿它来和您的对换的。

贝兰吉：看上去好象是牛皮。

让：那不更结实吗。我就可以抵挡得住恶劣气候啦。

贝兰吉：您越来越绿啦。

让：今天您对颜色特别偏爱啊。您又出现幻觉，您又喝酒啦。

贝兰吉：昨天我喝来着，今天可没有。

让：这就是您过去一贯贪图杯中物的后果。

贝兰吉：您知道，我向您保证过我要改邪归正的，因为我呀，我是听从象您这样的朋友的劝告的。相反，我并不觉得这有损于我的人格。

让：我才不在乎呢。勃赫赫赫……

贝兰吉：您说什么？

让：我什么也没说。我勃赫赫赫……我觉得这好玩。

贝兰吉：（看着让的眼睛）您知道勃夫出了什么事吗？他变成犀牛啦。

让：勃夫出什么事啦？

贝兰吉：他变成犀牛了。

让：（用他的睡衣上身的一衽扇风）勃赫赫赫……

贝兰吉：真的，别开玩笑啦。

让：让我喘口气嘛。我有权喘气。我是在我家里。



贝兰吉：我没说不是叨。

让：您最好别跟我找碴儿。我好热，我好热，勃赫赫赫……等等。我凉快凉快去。

贝兰吉：（当让冲到洗澡间去时）发烧了。（让在洗澡间，可以听见他的喘气声，还听到水龙头流水声）

让：（在一边）勃赫赫赫……

贝兰吉：他在发抖。活该，不管他怎么说，我给医生打电话。（他又走向电话机，当他听到让的声音又猛地缩了回来）

让：这么说，这位勇敢的勃夫变成犀牛啦。哈，哈，哈……他这是拿你们开心，他是化妆的。（他从洗澡间门缝里探出头来。他很绿了。他鼻子上方的包比先前略微隆起）他是化了妆。

贝兰吉：（在室内走着，没有看让）我向您保证这看来是很严肃的。

让：那好吧，那也只是他个人的事。

贝兰吉：（转向又消失在洗澡间里的让）肯定他不是故意

的。这变化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

让：（在一边）您是怎么知道的？

贝兰吉：至少，一切都导致我们这样想。

让：如果他是故意变的呢？哼，如果他是故意变的呢？

贝兰吉：那我会感到惊讶。起码，勃夫太太对这事一点也不知情……

让：（声音极其嘶哑）哈，哈，哈！这位胖勃夫太太！哈，哈，哈！她是个蠢婆娘！

贝兰吉：蠢不蠢……

让：（很快地进来，脱掉上衣，扔到床上，这时贝兰吉悄悄地转过身来。让的胸部和后背都绿了，他又走进洗澡间。进去又出来）勃夫从来不让他老婆知道他打算干什么……

贝兰吉：您弄错啦。正相反，这是一个团结和睦的家庭。

让：很团结和睦吗？您敢肯定吗？哼，哼。勃赫赫赫……

贝兰吉：（朝洗澡间走去，让砰的一声把他关在门外）极其团结和睦。证明即是……

让：（从另一边）勃夫还有他的私生活。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留有一座秘密的殿堂。

贝兰吉：我不该让您说话，看来这让您不舒服。

让：正相反，这正好让我发泄一通。

贝兰吉：不管怎么说，还是让我去请医生吧，我求求您啦。

让：我绝对禁止您这样做。我不喜欢那号死顽固。（让进屋。贝兰吉有点害怕，后退了，因为让更绿了，他说话很费劲。他的声音变得听不出是他了）何况，如果他是心甘情愿地或是违背了自己的意志而变成了犀牛，那可能对他自己更有好处。

贝兰吉：亲爱的朋友，您在说些什么？您怎么能想……

让：您是无处不见罪恶的。既然他乐于变成犀牛，既然这使他开心！我瞧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贝兰吉：确实，这没什么好奇怪的。然而，我不相信这变化会使他那么愉快。

让：那又为什么？

贝兰吉：要我说清楚为什么很困难。这是不言而喻的。

让：我告诉您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嘛！无论如何，犀牛和我们一样都是生物，它们和我们同样有权利生活啊！

贝兰吉：但条件是它们不破坏我们的生活。您注意到智力方面的区别了吗？

让：（在室内走来走去，走进洗澡间又走出来）您觉得我们的智力更值得推崇吗？

贝兰吉：不管怎么说，我们有我们的道德，我认为这是与动物不相容的。

让：道德！那我们就谈论谈论道德吧，我对道德这玩艺儿可受够啦，道德有多漂亮！必须超越道德。

贝兰吉：您用什么代替它？

让：（表演同上）天性！

贝兰吉：天性？

让：（表演同上）天性有其自有的法则。道德是反天性的。

贝兰吉：如果我明白的话，那您是要用弱肉强食的法则代替道德的法则罗！

让：我要那样活着，我要那样活着。

贝兰吉：这点明白了。然而在根本上，任何人……

让：（打断他，走来定去）必须重建我们生活的根本。必须返回到原始的古朴的正直诚实作风。

贝兰吉：我一点也不同意您的意见。

让：（粗声粗气地）我要呼吸。

贝兰吉：得啦，考虑考虑吧，您当然明白我们有着这些动物所没有的哲学，一个无价可估、无以取代的制度。它是由多少世纪的人类文明所建造的！……

让：（一直待在洗澡间）咱们毁掉这一切，就会好受多啦。

贝兰吉：我才不拿您的话当真呢。您在开玩笑，您在做诗。

让：勃赫赫赫……（他快嗥叫了）

贝兰吉：我还不知道原来您是个诗人呢。

让：（他从洗澡间定出来）勃赫赫赫……（他重又嗥叫）

贝兰吉：我太了解您啦，我哪里能相信这会是您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因为，您和我一样清楚，人……

让：（打断他）人…再也别说这个字！

贝兰吉：我要说的是人类的人，人道主义……

让：人道主义早就老掉牙啦！您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老傻瓜。（他走进洗澡间）

贝兰吉：可是，不管怎么说，精神……

让：（在洗澡间）老生常谈！别跟我说废话啦。

贝兰吉：废话！

让：（在洗澡间，声音嘶哑到难以听明白的地步）一点不错。

贝兰吉：听到您这样说话我感到吃惊，我亲爱的让！您糊涂啦？难道您乐意当犀牛？

让：为什么不呢！我又没有您的那些偏见。

贝兰吉：请把话说清楚。我听不懂。您发音不清楚。

让：（始终在洗澡间）支着您的耳朵听着！

贝兰吉：什么？

让：支着您的耳朵听着。我说，为什么不当犀牛？我喜欢变化。

贝兰吉：这样的断语由您说出……（贝兰吉住口了，因为让的出现吓人之极。确实，让完全变绿了。他前额上的包几乎变成一只犀牛角了）哦！看来您真糊涂啦！（让冲向他的床，把被子扔到地上，说些气势汹汹又无法听清的话，使人听到一些异乎寻常的响声）不要这样狂怒，安静下来嘛！我都认不出您来啦。

让：（勉强可以听明白）热……太热啦。毁掉所有这一切，衣服，让人痒痒，衣服，让人痒痒。（他把睡裤脱掉）

贝兰吉：您这是干什么？我简直不认识您啦！您，一贯是那样腼腆怕羞！

让：泥塘！泥塘！……

贝兰吉：瞧着我！您好象看不见我啦！您好象也听不见我啦！

让：我听您听得很清楚！我看您也看得很清楚！（他低着头朝贝兰吉冲去。后者躲开）

贝兰吉：小心点！

让：（粗声喘气）对不起！（接着他以全速急匆匆冲进洗澡间）

贝兰吉：（做出要朝左边的门逃跑的样子，接着又半转身，跟在让后面往洗澡间走，还说道）不管怎么说，我不能把他就这样撂下不管，他是个朋友啊。（在洗澡间里）我要去请医生！这有必要，有必要，请相信我。

让：（在洗澡间里）用不着。

贝兰吉：有必要。让，安静下来吧！您太愚蠢啦。噢！您的角眼瞧着长！……您成犀牛啦！

让：（在洗澡间里）我要踩死你，我要踩死你。（洗澡间里声音很大，嗥叫声，掉东西声，镜子掉地打碎声；接着看到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贝兰吉出现，他费了很大劲勉强关上了洗澡间的门，显然可以猜到有另一股相反的力量在拱门）

贝兰吉：（推着门）他是犀牛啦，他是犀牛啦！（贝兰吉成功地关上了门，他的上衣被一只角戳破一个洞。正当贝兰吉成功地把门关上之际，犀牛角也把门戳破了。野兽还在持续不断地拱门使门晃悠悠，洗澡间里一片嘈杂吵闹声，可以勉强听清和嗥叫声混在一起的字眼，例如：我发火，混蛋，等等，贝兰吉急忙奔向左边的门）我怎么也想象不到他会出这样的事！（他打开朝楼梯口开着的门，并不停地用拳头去敲楼梯口平台的门）你们楼里有一头犀牛！快去报警！（门开了）

小老头：（伸出他的头）您有什么事？

贝兰吉：去叫警察！你们房子里有一头犀牛！……

小老头的妻子的声音：让，出什么事啦？你干什么这么吵啊？

小老头：（对他妻子）我不知道他讲些什么。他看见一头犀牛。

贝兰吉：是的，在房子里。快叫警察吧！

小老头：您凭什么要这样去打扰别人？简直不成体统！（他砰地冲着他把门关上）

贝兰吉：（奔向楼梯）门房，门房，你们房子里有一头犀牛，快去叫警察！门房！（看见门房住房的门开了，从上边出现了一颗犀牛头）又一头！（贝兰吉快速顺着楼梯往上跑。他想进让的屋子，犹豫片刻，接着又朝小老头的房门走去。此时，小老头的房门打开，出现两颗犀牛头）我的上帝！天哪！（贝兰吉走进让的房间，同时，洗澡间的门继续被摇晃着。贝兰吉走向窗口，它是由一个简单的窗框代替的，在台口正对观众。他精疲力竭，快要垮台，口中念念有词）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抬起腿迈窗口，快跨到另一边，即观众厅里，又迅速地爬上去，因为就在同时，看到在乐池里涌现出一大批以全速奔跑的犀牛角。贝兰吉尽他可能，以最快速度上去，在窗口观望片刻）现在街上满是犀牛啦！一支犀牛大军，它们沿着林荫大道斜着往下冲！（他环视四周）从哪儿出去！从哪儿出去！……如果它们仅仅满足于在马路当中跑也好点啊！它们都涌上人行道啦，从哪儿出去，从哪儿出去！（发狂一般，他转着圈儿轮流地走近每一扇门，走近窗口，洗澡间的门这时还在猛烈晃动，并听到让在嗥叫和发出听不清的咒骂声。表演继续一些时候：贝兰吉在进行他混乱的逃跑尝试，每逢他走近老人的门口或走到楼梯梯阶上时，他都被一些嗥叫的犀牛头挡住去路并使他后退。他最后一次走近窗口，看着）一群犀牛！原来还说它是一种生性孤独的野兽呢！这可错啦，看来必须订正这种看法啦！它们把林荫大道两旁的长椅全给毁啦！（他扭着双手）怎么办呢？（他重新朝着每一个出口走去，但一看到犀牛又退了回来。当他重新走到洗澡间房门口时，门马上就要被拱开了。贝兰吉急忙靠到舞台后面的墙上，墙塌了，可以看见远处的街道，他呼号着逃跑了）犀牛！犀牛！（声音，洗澡间的门就要被拱开了）

——幕落



### 第三幕

[和前一场的布局差不多。这是贝兰吉的房间，和让的房间惊人地相似。只有几个细节，例如多上一两件家具，说明这是另外一间房间。楼梯在左方，还有楼梯口小平台。楼梯口小平台后方有一扇门。没有门房的住房。后面是沙发床。贝兰吉躺在沙发床上，背对观众。一张沙发，一个小桌，上面放着电话。另外也许有一张桌子，还有一把椅子。后墙有一扇开着的窗户。在台口亦有一个窗框。贝兰吉穿着整洁地待在沙发床上。他头上绑着绷带。看来他在做噩梦，因为他在睡梦中激动不安。

贝兰吉：不。（停顿）角，小心角！（停顿。听到为数相当多的犀牛从后窗外跑过来的声音）不！（他在睡梦中和什么东西搏斗着，摔到地上，醒了。他用手摸脑门，神色仓皇紧张，接着走到镜子前头，揭开绷带，此时外面的声音渐渐远去。他叹了一口气，放心了，因为他看到自己没有长包。他犹豫，走向沙发床，躺下，接着立即起来。他走到桌前，拿起一瓶科涅克白兰地和一个玻璃杯，做想倒酒喝状。然后，经过短暂的无声的内心斗争，他重又把酒瓶和酒杯放回原处）意志力，意志力。（他打算重新走向沙发床边，但又听到后窗下传来一阵犀牛奔跑声。贝兰吉用手摸着心口）噢！（他走向后窗，观看片刻，接着烦躁地关上了后窗。声音停止了，他走向小桌边，稍事犹豫，然后做了个意味着“见鬼去吧”的手势，他倒了一大杯科涅克白兰地，一口气喝光。他把酒瓶和酒杯摆回原处，咳嗽。他自己的咳声似乎令他不安，他又咳，并倾听自己的咳声。又去照一会儿镜子，边咳边去开后窗，可以听到更响的野兽的喘息声，他又咳起来了）不。不一样！（他静了下来，关窗，隔着绷带摸脑门，走向他的沙发床，做瞌睡状。看见狄达尔走上楼梯最后的几级，上到楼梯口小平台上，敲贝兰吉的房门）

贝兰吉：（跳起来）出什么事啦？

狄达尔：我看您来了，贝兰吉，我看您来了。

贝兰吉：谁呀？

狄达尔：是我，是我。

贝兰吉：我是谁呀？

狄达尔：是我，狄达尔。

贝兰吉：哦，是您呀，请进。

狄达尔：我打扰您吗？（他试图开门）门关着哪。

贝兰吉：等等。哎呀呀！（他去开门，狄达尔进来）

狄达尔：您好，贝兰吉。

贝兰吉：您好，狄达尔，几点啦？

狄达尔：这么说，您一直待在这儿，把自己关在家里避不见人啦。您好些没有，我的亲爱的？

贝兰吉：请您原谅，刚才我没听出您的声音。（贝兰吉走去打开后窗）是，是，好些啦，我希望是这样。

狄达尔：我的声音没变。我呀，我一听就听出您的来啦。

贝兰吉：请您原谅我，我觉着……确实，您的声音和原来一样。我的声音是不是也没变呀？

狄达尔：它为什么要变呢？

贝兰吉：我的声音有没有点……有点嘶哑？

狄达尔：我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

贝兰吉：太好了。您这可让我放心啦。

狄达尔：您怎么啦？

贝兰吉：我希望没事……我希望没事，可是，请坐呀，狄达尔，请找地方坐。坐在沙发上吧。

狄达尔：（坐在沙发上）您还觉得不舒服吗？您头疼？（他指着贝兰吉的绷带）

贝兰吉：可不是吗，我一直头疼。可是我没有包，我没磕着！……是不是？（他掀起他的绷带，指指自己的前额让狄达尔看）

狄达尔：没有，您没有包。我没看见包。

贝兰吉：但愿我永远也没有。永远。

狄达尔：您若是没有碰着头，您怎么可能有包呢？

贝兰吉：如果真的不想碰头的话，那就碰不着！

狄达尔：当然啦！问题在于要小心。您到底怎么啦？您很烦躁，很激动。这准是由于您犯了偏头痛。别动啦，您就会好过一些的。

贝兰吉：偏头痛？可别跟我说什么偏头痛！快别提啦。

狄达尔：在您那样激动之后，您犯偏头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贝兰吉：我可真不容易康复啊！

狄达尔：那么说，您头疼发作可就毫不奇怪罗。

贝兰吉：（奔向镜子，掀起绷带）不，什么也没有……您知道吗，就是会这样开始的。

狄达尔：什么会这样开始呀？

贝兰吉：……我害怕变成另外一个。

狄达尔：安静下来吧，坐下嘛。从屋子的这头跑到那头，这样只会使您更为激动不安。

贝兰吉：对，您说得对，镇静。（他坐下）我还没转过弯儿来呢，您知道吗？

狄达尔：我知道，是因为让引起的。

贝兰吉：是的。当然是因为让，同样也因为别人。

狄达尔：我明白，您为此而不快。

贝兰吉：这是最起码的了，难道您能容忍吗！

狄达尔：可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没必要夸张嘛，这不能成为一个理由使您……

贝兰吉：我真巴望您看见他的样儿。让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他的变化是在我眼皮底下发生的，还有他的狂怒！

狄达尔：同意您的话。我明白您受不了，失望啦。

贝兰吉：我怎能不想呢！他是这样富有人情味的小伙子，是人道主义的保卫者啊！谁会相信他出这样的事呢！他！偏偏是他！我们相识有……有好久啦。我怎么也不能设想他会以这种方式演变哪。我对他的信心比对我自己的要强多啦！……让我看到他变化，是让我呀。

狄达尔：肯定不是专门为了针对您他才变化的！

贝兰吉：可我还是觉着似乎是这样的。您要是看到他当时的状况……他的面部表情……

狄达尔：那是因为您正巧在他家的缘故。不管在谁的面前，他都会出现同样的变化的。

贝兰吉：看在我们过去交往的面上，在我面前，他应该控制住自己才对。

狄达尔：您把您当成世界的中心了，自以为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和您个人有关！您又不是宇宙的核心！

贝兰吉：您说的也许是对的。我要试着使我自己冷静下来。然而事件本身令人不安。说到我，说实在的，这使我震惊。怎么解释呢？

狄达尔：目前，我还没有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我在考查这些事件，把它们记录下来。既然它存在，那它就必然是可以解释清楚的。自然界的特异现象，光怪陆离的事件，荒诞离奇的情景，一个玩笑，谁知道呢？

贝兰吉：让我很骄傲自大。而我，我是没有什么野心的。我对我的现状感到很满意。

狄达尔：也许他喜欢新鲜空气，乡村，开阔的空间……也许他觉得需要休息。我说这些不是为他辩解……

贝兰吉：我明白您的意思，看来我也得试试这样想罗。然而，即使人家责怪我生性不好动，或者说我是个墨守成规，把自己关闭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的小市民，我也要坚守我的立场。

狄达尔：当然，我们还会是原样不变的。那么您为什么为某些犀牛化的情况不安呢？没准儿这也是一种病症呢。

贝兰吉：正因为我害怕被传染啊。

狄达尔：别再想啦。真的，您把这事看得过于严重啦。让的例子并非什么征兆，也没有代表性，您自己刚说过让这个人骄傲自大。据我之见嘛，请原谅我要说您的朋友的缺点，我觉得他是个有些粗野的激动狂，是个有怪癖的人，人们是无法尊重这样一些怪人的。正常的普通人才受重视呢。

贝兰吉：这么说就明白啦。您看，您也无从解释这个现象。然而，看来，您还是向我做了一个言之成理的解释。是啊，使自己处于那样的处境，肯定是有着什么危机，或突然发作的疯狂……可是，当时他有他的论据，看来他对这问题进行过思考，他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但是还有勃夫，勃夫，难道他也疯了吗？……还有别人，别人呢……

狄达尔：还可以假设是流行病呢。就象流感一样。已经发生过许多流行病啦。

贝兰吉：可是它们从来也不象这种啊。这会不会是从殖民地传来的呢？

狄达尔：无论如何，您不能强调说勃夫和其他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或他们变成他们所变的东西，是特意为了给您找麻烦、制造不快。他们没必要这样跟您过不去嘛。

贝兰吉：这倒是真的，您讲的在理，这是令人放心的话……也许，相反，情况会不会更为严重呢？（听到犀牛在后窗下奔驰）听，您听见了吗？（他向窗口奔去）

狄达尔：您就由它们去嘛！（贝兰吉重新关窗）它们碍着您什么啦？说真的，它们真使您烦扰不安啊。这可不好。您这样神经质，是在折磨自己。您已经受到一次刺激，这很明显！您别再去寻找别的啦。现在，您就得想办法使自己康复，别的什么也别想啦。

贝兰吉：我在问我自己，我有没有免疫力。

狄达尔：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什么致命的症状。有些病还是于身体有益的呢。我确信，如果想好的话，肯定能治愈。它们会过去的，放心吧。

贝兰吉：这肯定会留下后遗症的。这样一种器官的不平衡怎能不留下……

狄达尔：这会过去的，您别想得太多啦。

贝兰吉：您确信无疑？

狄达尔：我想是这样的，是的，我假设是这样的。

贝兰吉：但是，如果谁真的不想，是不是，如果谁真的不想得这种病，得这种神经系统的病，谁就不会得病，准就不会得病了！……您要不要一杯科涅克白兰地？（他走向小桌，酒瓶放在那里）

狄达尔：您不必惊动啦，我不要，谢谢。如果您要的话，没关系，您请便，不要为我而不好意思，但是，请注意，您喝了以后头会更疼的。

贝兰吉：酒精对防止传染病是有益的。这会使我有免疫力。比如，它会杀死导致流感的细菌。

狄达尔：也许它不能杀死所有疾病的细菌。至于对犀牛病，还不知道它是否有效呢。

贝兰吉：让从不喝酒。他坚持这样做。也许是因为这个他……也许这恰恰说明了他的态度。（他向狄达尔举起满满一杯酒）您真的不要？

狄达尔：不，不，午饭前我从不喝酒。谢谢。

贝兰吉：（一饮而尽，继续在手中拿着酒杯和酒瓶，他咳嗽了）

狄达尔：您瞧，您瞧，您受不了啦。害得您直咳嗽。

贝兰吉：（不安）是啊，害得我咳嗽。我怎么咳嗽来着？

狄达尔：和所有的人喝了有刺激性的饮料的时候一模一样啊。

贝兰吉：（把酒杯和酒瓶放在桌上）咳声奇怪吗？这是不是真正的人发出来的咳声？



狄达尔：您想探求些什么？当然是人的咳声啦。它又可能会是什么样儿的咳声呢？

贝兰吉：我不知道……也许，是野兽的咳声……犀牛咳嗽吗？

狄达尔：得啦，贝兰吉，您真愚蠢，您自己制造问题，您提出一些莫名奇妙的问话……我提醒您注意，您自己刚刚坚持说，面对这件事情最好的自卫办法是有自信心，意志力。

贝兰吉：是的，自然是这样罗。

狄达尔：那么，您就要证明您确实有啊。

贝兰吉：我向您保证，我有……

狄达尔：请向您自己证明吧，好啦，别再喝科涅克白兰地啦……那您就会更自信啦。

贝兰吉：您不想明白我的意思。我向您重复一遍，我喝酒仅仅是为了预防出现更坏的事，是的，我都盘算过啦。一旦流行病不复存在，我就不再喝酒啦。我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做出了这一决定。我现在又喝酒，不过是暂时性的罢了！

狄达尔：您这是在为自己制造借口。

贝兰吉：啊，是吗，您认为是这样吗……？无论如何，这与眼下发生的事无关。

狄达尔：谁知道呢？

贝兰吉：（惶恐不安）您真的是这样想的吗？您认为这样一来事态进展就会得寸进尺？我并不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呀。（他朝镜子走去，在镜子里端详自己）难道说出现了意外……（他把手放到脸上，隔着绷带从外面去触摸他的额头）什么也没变，这儿也不疼，这就证明还是好好的……起码是不碍事。

狄达尔：得啦，贝兰吉，我开玩笑哪。我拿您逗着玩儿呢。您悲观地看待周围的一切，这样您会神经衰弱的，可要小心啊。一旦您完全从您受的打击、从您的萎靡不振中得以自拔并康复，您就该出去走走。那样对您会好得多，您瞧着吧。您的那些阴暗思想就会烟消云散啦。

贝兰吉：出去？确实有必要啊。我害怕这个时候。肯定我会碰见……

狄达尔：那又怎么样？它们经过时您给它们让路不就完了。何况它们数量并不那么多。

贝兰吉：可我只看见它们。您又该说我这是病态啦。

狄达尔：它们不会侵犯您的。只要不理它们，它们好象也不知道您似的。追根究底，它们并不凶狠。在它们身上甚至还流露出某种自然的天真无邪劲头，是的，是直率，老实。何况我为了来您家，我走过了整条林荫大道。您瞧，我平安无事地来到了，什么麻烦也没有遇到。

贝兰吉：可我，光是看见它们，我都觉着心慌意乱。简直受不了。这倒不让我发脾气，不，不应该发脾气，发脾气光火是很不利的，我会控制自己的，但是这让我感觉到什么，在这里，（他指着自己的心）这让我心里难受，感到紧缩。

狄达尔：就某种观点而言，您有这样的感受是有理由的。然而，您太过分啦。您没有幽默感，这是您的缺点，您缺乏幽默感。应该随随便便地，无动于衷地对待周围发生的事件就好罗。

贝兰吉：我感到我对所要到来的一切是有连带责任的。我有一份责任，我不能够无动于衷，漠然处之。

狄达尔：若是您不想被他人所裁夺，您就不要去评判他人。此外，如果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悲天悯人地担忧不已的话，那就没法儿活啦。

贝兰吉：如果说，这事发生在其他地方，在另外一个国家，而且人们是从报刊上知悉这一切的，那么的确可以平平静静地讨论这一事件，研究问题的各个方面，并且客观地从中得出结论。可以组织学院式的讨论会，把学者、作者、法学家、女学者和艺术家从四面八方请来。也可以把在街头巷尾闲逛的那些人请来参加，那可能很有意思，很有趣味，颇有教育意义。但是，当您自身置于事件之中，当您一下子面对这事件带来的残酷现实，您不可能不感到自己和它有直接关系，这意外来得太突然、太强烈，要想保持头脑冷静是不可能的。我呀，我感到措手不及，措手不及，措手不及！这使我感到太惊异啦。

狄达尔：我也是的，我曾经象您一样地惊慌失措。但是现在我不啦。我已经开始习惯了。

贝兰吉：看来您的神经系统要比我的平衡稳健。我祝贺您。但是您并不觉得这是不幸的……

狄达尔：（打断他的话）我肯定没说这是件好事。您也别以为我实际上站在犀牛一边……（犀牛经过的新的声音，这回声音自台口窗框下面传来）

贝兰吉：（跳了起来）它们又来啦！它们又来啦！啊，不，真没办法，我就是没办法适应它们。也许是我错了。尽管我不想这样，但它们使我心神不宁、念念不忘，害得我睡不着觉。我快要累垮啦，整天昏昏沉沉的。

狄达尔：可以吃点安眠药。

贝兰吉：这不是解决的办法。我要是睡着了，那就更糟啦。我会在夜里做梦，我净做噩梦。

狄达尔：瞧瞧这不就是太认真的结果吗。您真喜欢折磨自己。您承认不？

贝兰吉：我向您起誓，我可不是什么色情受虐者。

狄达尔：既然如此，那就随波逐流并超越它吧，既然已是如此，那就是它不可能成为别的样子的罗。

贝兰吉：这是宿命论。

狄达尔：这是聪明智慧，一旦这样的一种现象产生了，那么，肯定有使之得以产生的一个理由。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才需要去辨别清楚。

贝兰吉：（站起来）那好，但是我呀，我是不准备接受这种局势的。

狄达尔：那您又能干什么？您打算干什么？

贝兰吉：目前，我还不知道。我要思考。我要给报纸写信，我要发表宣言，我要请求市长接见，他若是太忙就请求他的副手接见；

狄达尔：官方爱怎么行动就由它去吧！我要问的是，从道义上说，您是否有权干预此事。此外，我仍然在想，这事并不严重。根据我的意见，为了区区几个人想变换皮肤吓得不能控制自己是很荒唐的。他们觉着保留自己原来的皮肤日子不好过。这是他们个人的事，他们有权自由处理。

贝兰吉：必须把罪恶连根除掉。

狄达尔：罪恶，罪恶！这话说得太空泛啦！谁能知道罪恶在哪里，善行又在哪里？当然，我们是有偏好的。您害怕主要是为了您自己。这才是真谛，然而您是永远也不会变成犀牛的，真的……你没有那种禀性！

贝兰吉：怪不得，怪不得！如果领导人和我们的同胞们都象您这样思想的话，那他们就不会下定决心行动啦。

狄达尔：不管怎么说，您还不至于去向外国求助吧。这是内政问题，它只和我们的国家有关。

贝兰吉：我相信国际上的共同责任……

狄达尔：您是一位唐·吉珂德！啊，我这样说不是出自恶意，我不想冒犯您。您知道，这是为了您好，因为，肯定无疑地，您必须平静下来。

贝兰吉：请原谅，我并不疑心。我太担心啦。我会改正的。请您原谅我耽搁您好久，并强迫您听我胡说八道。您一定有工作。您收到我请病假的申请了吗？

狄达尔：您不要担心。这是合乎程序的。此外，写字间也没有恢复工作。

贝兰吉：他们还没修好楼梯吗？太不負責任啦！正是因为漫不经心，所以什么都这么糟糕。

狄达尔：正在修理。但是进展不快。要找工人是很不容易的。他们受雇佣之后，干上一两天就走啦。然后就看不见他们啦。还得再去找别的人。

贝兰吉：可是还抱怨失业！我希望这回无论如何咱们该有个水门汀楼梯啦。

狄达尔：不，还是木头的，但是新木头。

贝兰吉：啊，又是管理部门在墨守成规。他们最擅于浪费金钱，但一旦涉及必要的开销时，他们就要强调什么没有足够的经费啦。巴比雍先生准会不高兴。他可巴望要有个水门汀楼梯呢。他对这事怎么想的？

狄达尔：我们没有上司啦。巴比雍先生辞职了。

贝兰吉：这不可能！

狄达尔：既然我告诉您了，这还能假吗？

贝兰吉：这太使我惊讶啦……是为了楼梯的缘故吗？

狄达尔：我想不是。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他提出辞职的理由。

贝兰吉：那是为什么呢？他怎么啦？

狄达尔：他要退休，住到乡下去。

贝兰吉：他退休？他还不到年龄呢，他还可能提升为主任呢。

狄达尔：他拒绝了。他坚持说他要休息。

贝兰吉：总局对他的不在肯定会感到很遗憾，必须委任代理人。对您这可太好啦，您有文凭，您又交好运啦。

狄达尔：为了什么也不向您隐瞒起见……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他变成犀牛啦。（远方传来犀牛的声音）

贝兰吉：犀牛！巴比雍先生变成了犀牛！啊，简直没想到！真没想到！……可是，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您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呢？

狄达尔：您瞧，那还不是因为您不懂得幽默吗。我先没想告诉您……我没有告诉您是因为根据我对您的了解，我知道您不会觉得这件事奇怪，而倒会为之吃惊不安。您多么容易感情冲动啊！

贝兰吉：（朝天高举双臂）啊，这，啊，这！……巴比雍先生！……他还有那么好的职务地位。

狄达尔：这就愈加证明他变化的诚心啦。

贝兰吉：他不会是有意识要变的，我确信这肯定是一种违背他本心的不由自主的变化。

狄达尔：我们又能够知道什么？要想了解人们打定主意的秘密理由是很困难的。

贝兰吉：这应该是个错误的行动。他一定有什么复杂的隐私。应该找人对他进行精神分析。

狄达尔：即便这是一种精神分析诊断中的反映，也是可以泄露真情的。每个人都会发现适于他自身的最高境界。

贝兰吉：我敢肯定说，他是不知不觉中陷进去的。

狄达尔：任何人都会有这样的事！

贝兰吉：（恐惧）任何人？哦不，您不会的，对吗，您是不会的？我也不会！

狄达尔：我但愿如此。

贝兰吉：既然人家不愿意……是不是……是不是……您说？是不是，是不是？

狄达尔：当然罗，当然罗……

贝兰吉：（稍稍平静一些）我还想着，无论如何，巴比雍先生会有抵抗的力量呢。我原以为他更有性格些呢！……何况我看不出这对他有什么好处，物质上的好处，精神上的好处……

狄达尔：他的所作所为说明他是没有私心的。这是明明白白的。

贝兰吉：当然。这可以减轻……还是加重情节的严重性？我觉着应该是加重，因为他是乐于这样干的……您瞧，我信服博塔尔是应该那样严厉地评判他的作风为人了，他，他怎么想，他怎么看待他的上司呢？

狄达尔：倒霉的博塔尔先生可是个卑鄙的、不怎么样的人物。我很少见到一个比他更会气人的人。

贝兰吉：可是这次我可不说他不对。啊，不管怎么说，博塔尔还是个人物，是个有见识的人。可我原来对他的评价并不好。

狄达尔：他对您的评价也不好啊。

贝兰吉：这点证明了我对当前事件的客观态度。此外，您自己对他的看法也不好啊。



狄达尔：看法不好……这说法辞不达意。我应该说我不是经常和他意见一致。他那怀疑主义，他那不信仰宗教的态度和生性多疑是我所不喜欢的。这次也一样，我对他不能表示完全赞同。

贝兰吉：目前是为了对立的理由罗。

狄达尔：不。不完全是这样，不管怎么说，我的推理和我的判断还是比您想象中的多少要复杂、微妙一些。这是因为事实上博塔尔几乎没有既明确又客观的论点。我向您重复，我也不赞成犀牛，不，完全不赞成，您不要那样想。只不过是博塔尔的态度总是过分激昂，因而过于简单化。我感觉，他所采取的态度或立场仅仅是由他对他的上级的仇恨所决定。因之，这是一种下级的复杂心情，一种仇恨心理。还有，他说话时总是那一套老生常谈，我实在不感兴趣。

贝兰吉：但是，这次我完全同意博塔尔的意见，您可别不高兴。他是个好汉。就是这样。

狄达尔：我并不否认，但是这什么也说明不了哇。

贝兰吉：是的，是个好汉！好汉是不常见的，而且他不想入非非。他是个用他的四条腿站在地上的好汉；对不起，我要说是用他的两条腿。我很高兴，我觉着我和他的意见完全一致。等我见到他，我定要祝贺他。我要谴责巴比雍先生。他有义不容辞的任务在身。

狄达尔：您过于偏激啦！也许巴比雍先生在过了多年的定居生活之后感到有松弛一下的必要呢。

贝兰吉：（讥讽地）您呢，您可是太宽宏大量，虚怀若谷啦！

狄达尔：我亲爱的贝兰吉，总得去试图理解呀。而当人一旦想要去了解一个现象及其后果，那就必须以知识分子的正直的努力方法去追根溯源。然而必须试图做这件事，因为我们都是些思考的人们。我没有成功，我向您重复一遍，我也不知道今后我能不能成功。无论如何，在开始时就应该具有善意的偏见，或者起码应该具有中立态度，具有一种开放的思想，它本身就是科学的道德标准。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理解就是判断。

贝兰吉：您快要变成犀牛的同情者啦。

狄达尔：不是的，不是的。我还不会走得那么远。我仅仅是一个试图冷静地正面看待事物的人而已。我要当个现实主义者。我也对我自己说，在自然的事态中是没有真正的劣根性的。谁处处只见缺点恶习谁就倒霉。那是拷问者的本质。

贝兰吉：那么，您，您觉得这是自然的吗？

狄达尔：还有什么比一头犀牛更为自然的呢？

贝兰吉：是的，但是一个人变成犀牛，这可是无可争辩地不寻常啊。

狄达尔：噢，无可争辩地！……您知道……

贝兰吉：无可争辩地不寻常，绝对地不寻常！

狄达尔：在我看来您似乎十分自信。谁能知道正常在哪里截止，不正常又从哪里开始？您能够给这些概念下定义吗，您能阐明何谓正常，不正常吗？从哲学上和从医学上说，任何人也没法解答这个问题。您是应该了解这一问题的进展情况的。

贝兰吉：也许不能从哲学上把这个问题一下子阐释清楚。但是，从实践上来说，这是容易做到的。有人向您展示运动是不存在的……可是人在走，在走，在走……（他从房间的这头走到那头）……人在走，于是人就象伽利略一样：“然而，它在动……”那样对自己说。

狄达尔：您把在您脑袋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混为一谈啦！得啦，不要混淆一切嘛。在伽利略的情况之下，正相反，是理论和科学思想有理，反对的是一般说法和教条主义嘛。

贝兰吉：（悲观失望地）这些历史故事有什么意思！一般说法，教条主义，都是些词儿，都是些词儿！也许在我的头脑里什么都混在一起，可是您，您把这些都丢掉啦。您甚至连什么是正常的，什么不是，都不知道啦！您用您的伽利略给我当头一棒……我才瞧不起伽利略呢。

狄达尔：恰恰是您提起了他的名字，并且是您挑起的争论，借口是说只有实践才永远具有最后的发言权。也许它有，但条件是它必须为理论所阐释明白。这是思想史和科学史已经证实了的。

贝兰吉：（越来越愤怒）它什么也证实不了！这是胡言乱语，这是发疯！

狄达尔：您必得知道什么是发疯……

贝兰吉：发疯，这就是发疯！发疯就是发疯！所有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发疯。那么说到犀牛，这是实践，还是理论？

狄达尔：非此即彼。

贝兰吉：怎么非此即彼！

狄达尔：非此即彼或是或此或彼。这是要争论的！

贝兰吉：那样的话……我拒绝思想！

狄达尔：您干什么要使自己暴怒呢。我们的观点完全不同，我们可以平静地讨论。应该讨论。

贝兰吉：（害怕）您认为我不能自制了吗？那就是说我成了让啦。噢，不，不，我不愿意变成让那样。啊不，我不愿意和他相似。（他镇静下来）我并不精通哲学。我没上大学，而您，您有文凭。这就是何以在讨论问题时您怡然自得，而我呢，我简直不知怎样来回答您，我太笨啦。

（更为强烈的犀牛声先从后面的窗下传来，然后又转到台口窗下）但是我感觉到您是错了……这是我本能地感到的，不，不如说不是这样，而是犀牛有它的本能，而我则是直觉地感到的，对，就是这个词，直觉地。

狄达尔：您意下直觉地是什么意思？

贝兰吉：直觉地，这就是说：……噢，就是这样！我感觉到，就是这样，即您那极端的容忍，您那过分的宽宏大量……实际上，请您相信我，只不过是软弱懦怯……是盲目……

狄达尔：这是您愣要坚持这样说，您太天真啦。

贝兰吉：和我对阵您永远是优胜者。但是请注意，我要试试去找那位逻辑学家……

狄达尔：哪位逻辑学家？

贝兰吉：一位逻辑学家，哲学家，一位逻辑学家嘛……您比我更清楚一位逻辑学家是什么样儿的。一位我认识的逻辑学家曾经向我解释过……

狄达尔：他向您解释什么来着？

贝兰吉：他向我解释说，亚洲种犀牛是非洲种的，非洲种犀牛是亚洲种的。

狄达尔：我感到难以体会。

贝兰吉：不对，不对……他对我们展示的是正相反的，就是说，非洲种的是亚洲种的，而亚洲种的……我明白啦。这不是我想要对您说的。他也是您这号人，是个好人，一个聪敏机智的知识分子，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犀牛的声音更响了。两个人物的谈话被从两扇窗口传来的野兽的声音所淹没；在一个短短的瞬间，只看见狄达尔和贝兰吉的嘴唇在蠕动，根本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又是它们！咳，怎么没完没了哇！（他朝后面窗口跑去）够啦！够啦！混蛋！（犀牛们远去，贝兰吉朝着它们的去向挥舞拳头）

狄达尔：（坐下）我很愿意认识您的逻辑学家。假使他能为我点破这些微妙的，既微妙又费解的问题……说真的，我别无他求。

贝兰吉：（在朝台口的窗户跑的时候）好的，我带他来找您，让他跟您谈谈。您会看到他是一个多么有教养的人物。（在窗口，冲着犀牛）混蛋！（和刚才的表演相同）

狄达尔：让它们跑嘛。另外还请您讲点礼貌。不能这样和一些生物说话……

贝兰吉：（还在窗口）又来啦！（看到在窗口下边从乐池里冒出来由一只犀牛角戳破的一顶窄边草帽，它从左边冒出，很快地在右边消失不见了）一顶窄边草帽给一只犀牛角戳破啦！啊，这是逻辑学家的窄边草帽！是逻辑学家的窄边草帽啊！他妈的，逻辑学家也变成犀牛啦！

狄达尔：这也不能成为您满嘴脏字的借口啊！

贝兰吉：还能指望谁呢，我的上帝，还能指望谁呢！逻辑学家成了犀牛啦！

狄达尔：（向窗口走去）他在哪儿？

贝兰吉：（用手指指着）那儿，那一个，您看！

狄达尔：这是唯一的一头戴窄边草帽的犀牛。这使您成为幻想家啦。这不就是您的逻辑学家吗！……

贝兰吉：逻辑学家……犀牛！

狄达尔：无论如何，他还保持了他原来个性的一点痕迹！

贝兰吉：（朝着戴窄边草帽的那头犀牛消失了的那个方向，重又挥舞起拳头）我是不会跟着您跑的！我不会跟着您跑！

狄达尔：如果他确实是您所说的那样一位真正的思想家，他是不应该随波逐流的。他在做出抉择之前，肯定是权衡过利弊的。

贝兰吉：（始终在窗口朝着前逻辑学家和其他犀牛远去的方向大嚷大叫）我是不会跟着你们跑的！

狄达尔：（坐在他的沙发里）是的，这的确引人深思啊！（贝兰吉关上台口的窗子，朝后窗走去，在那里有其他的犀牛经过，它们多半是在绕着房子跑。他打开窗户，喊道）

贝兰吉：不，我不会跟着你们跑！

狄达尔：（在他的沙发里旁白）它们绕着房子转。它们在玩呢！这群大孩子！（可以看见苔丝从左方踏上楼梯的最后几级阶梯。她敲贝兰吉的房门。她胳膊上挎了个篮子）有人敲门，贝兰吉，来人啦！（他拉了拉一直在窗口站着的贝兰吉的衣袖）

贝兰吉：（对着犀牛的方向喊道）这是耻辱！你们的假面舞会是个耻辱。

狄达尔：贝兰吉，有人敲您的门，您没听见吗？

贝兰吉：您想开就开好啦！（他继续观看着声音远去的犀牛，不再说话了。狄达尔去开门）

苔丝：（走进来）您好，狄达尔先生。

狄达尔：哟，是您呀，苔丝小姐！

苔丝：贝兰吉在吗？他好点没有？

狄达尔：您好，亲爱的小姐，您常来看贝兰吉吗？

苔丝：他在哪儿？

狄达尔：（用手指指着）那边。

苔丝：可怜的人，他没有任何亲人。近来他身体不大好，必须帮他点忙。

狄达尔：苔丝小姐，您可真真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哟。

苔丝：那是自然，我确实是个好同志。

狄达尔：您心地善良。

苔丝：我只不过是个好同志罢了。

贝兰吉：（转过身来，让窗户开着）噢，亲爱的苔丝小姐！您来了可真好，您是多么可爱呀。

狄达尔：谁也不能否认。

贝兰吉：苔丝小姐，您知道吗，逻辑学家变成犀牛啦！

苔丝：我知道，刚才我在来这儿的路上看见他。他跑得真快，可不象他这么大岁数的人！您好些了吗，贝兰吉先生？

贝兰吉：（对苔丝）头，还是头！还是头疼！这真吓人。您是怎么想的？

苔丝：依我看您应该好好休息……安安静静地在家再静养几天。

狄达尔：（对贝兰吉和苔丝）我希望我不妨碍你们！

贝兰吉：（对苔丝）我说的是逻辑学家……

苔丝：（对狄达尔）您怎么会妨碍我们呢？（对贝兰吉）啊，是逻辑学家呀？我根本就没想到他！

狄达尔：（对苔丝）我是不是多余的人呀？



苔丝：（对贝兰吉）您怎么会以为我想到那儿去了呢！（对贝兰吉和狄达尔）我告诉你们一个最新消息；博塔尔变成犀牛啦。

狄达尔：是吗！

贝兰吉：这是不可能的！他是反对的呀。您弄错啦。他抗议过的。狄达尔刚刚对我说的。不是吗，狄达尔？

狄达尔：一点不错。

苔丝：我知道他是反对的。然而，他毕竟还是在巴比雍先生变化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后就变成犀牛啦。

狄达尔：得啦！那是他改主意啦！所有的人都有改变念头的权利。

贝兰吉：这么说，那每个人是什么都可望碰上的罗！

狄达尔：（对贝兰吉）按照您刚才那么肯定的说法，他还是一条勇敢的好汉哩。

贝兰吉：（对苔丝）我不能相信您的话。人家骗您来着。

苔丝：我亲眼看见他变的。

贝兰吉：那么说，那就是他撒谎啦，他假装变化的。

苔丝：他当时神情严肃认真，甚至可以说他是诚心诚意的。

贝兰吉：他说出变化的理由来了吗？

苔丝：他当时说的原话是：必须跟上自己的时代！这就是他说出的最后几句人话！

狄达尔：（对苔丝）苔丝小姐，我原来就以为我十有八九会在这里遇见您的。

贝兰吉：……跟上自己的时代！这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啊！

（他做了个大动作）

狄达尔：（对苔丝）自从写字间关门以后，除了这里是不可能在任何地方见到您的。

贝兰吉：（继续旁白）这是什么样的天真啊！（同样的动作）

苔丝：（对狄达尔）如果您要看我，您只要给我打电话就行啦！

狄达尔：（对苔丝）……哦，我是很拘谨，很羞怯的，小姐，我很羞怯。

贝兰吉：好啦，我考虑的结果是博塔尔不经思索做出的决定并不使我吃惊。他的坚定只不过是表象罢了。当然，这并不妨碍他是或曾经是一条好汉。可惜啊，好汉变成勇敢的犀牛啦！看来这是由于他们心地善良，容易上当受骗啊。

苔丝：请允许我把这个篮子摆在桌上。（她把篮子放在桌上）

贝兰吉：可是他倒是一条好记仇的好汉……

狄达尔：（急急忙忙帮苔丝放下她的篮子，对苔丝）请原谅我，原谅我们，早就应该帮您取下啦。

贝兰吉：（继续）……他是因为具有仇恨他的上级，自己觉着低人一等的复杂心情才变异的……

狄达尔：您的推理是错的，因为正是他尾随着他的上司，而按照他的说法，上司恰巧是经营剥削的人们的工具。我认为，正相反，是社团思想导致他产生无政府主义的冲动。

贝兰吉：既然犀牛是少数，那么它们是无政府主义者。

狄达尔：它们在目前还居于少数。

苔丝：这是一个数量相当大而且在不断增长着的少数。我的表兄变成犀牛了，他的妻子也变了。还没把那些社会名流计算在内，雷兹的红衣主教……

狄达尔：一个教职人员！

苔丝：一个马萨林。

狄达尔：您将要看到这种异变还要向别的国家蔓延。

贝兰吉：可偏偏罪恶的发源之地是我们这儿！

苔丝：……还有一些贵族，圣西门公爵。

贝兰吉：（举臂朝天）我们的古典主义者！

苔丝：还有别的人。好多其他的人呢。也许占全城居民总数的四分之一吧。

贝兰吉：那我们仍然占大多数。要利用这点。必须在被淹没之前有所行动。

狄达尔：可是他们极有效率，极有效率。

苔丝：现在，该吃午饭啦。我带了吃的来。

贝兰吉：苔丝小姐，您太可爱啦。

狄达尔：（旁白）是啊，太可爱了。

贝兰吉：（对苔丝）我简直不知道该如何谢谢您才是。

苔丝：（对狄达尔）您愿意留下和我们一起吗？

狄达尔：我不愿意让人讨厌我。

苔丝：（对狄达尔）狄达尔先生，您在说些什么呀？您很明白您使我们感到愉快。

狄达尔：您很明白我不愿意打扰……

贝兰吉：（对狄达尔）当然啦，狄达尔，当然啦。您的在场总是令人愉快的。

狄达尔：可是我还有点事。我有个约会。

贝兰吉：方才您还说您什么事也没有呢。

苔丝：（从篮内取出食物）你们知道吗，我费了不少工夫才找着吃的东西。商店里被洗劫一空，它们什么都吞光。好些商店都关了门，告白上写着“由于异变之故”。

贝兰吉：应该把它们关在大围墙里面，迫使它们待在受监视的居住区里。

狄达尔：在我看来，要付诸实施这个计划是不可能的。保护动物委员准定会头一个起来反对。

苔丝：另一方面，每个人在犀牛之中都有一个近亲，一个朋友，这就使得事态更加复杂化了。

贝兰吉：这么说，不由分说，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

狄达尔：所有的人都有连带责任。

贝兰吉：但是怎么会变成犀牛呢？这是不可想象的，不可想象的！（对苔丝）您要不要我帮您摆桌？

苔丝：（对贝兰吉）不用了。我知道盘子放在哪儿。（她到一个壁橱里去找，并从那里取出餐具）

狄达尔：（旁白）噢，她很熟悉这屋子里的一切……

苔丝：（对狄达尔）这么说，摆三份餐具，您和我们待在一起，是不是？

贝兰吉：（对狄达尔）别走，真的，别走。

苔丝：（对贝兰吉）您知道，人们渐渐会习惯的。更多的人对满街上飞奔的犀牛不感到吃惊了。它们经过时人们避开它们，接着继续散步，干他们该干的事，就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狄达尔：这样做是最明智不过的了。

贝兰吉：啊，不，我是不能这样做的。

狄达尔：（思考着）我在问自己，这是不是一种值得去尝试的试验。

苔丝：现在，咱们吃午饭吧。

贝兰吉：怎么，您，一位法学家，您竟然盼望要……（可以听到外面传来一群犀牛节奏极快的巨大奔跑声。还听到喇叭吹奏声，击鼓声）出什么事啦？（他们全跑到正面窗边）出什么事啦？（可以听到一堵墙坍塌的声响。在舞台上的部分地区尘埃弥漫，如有可能做到的话，人物全被尘埃遮住看不见了。只听到他们讲话）

贝兰吉：什么也看不见。出什么事啦？

狄达尔：什么也看不见，可是还能听得见。

贝兰吉：那不够呀！

苔丝：灰尘要把碟子弄脏啦。

贝兰吉：真不讲卫生。

苔丝：咱们快吃吧。别想这些啦。（尘埃逐渐消失）

贝兰吉：（用手指指着大厅）它们把消防队营房的墙撞塌啦。

狄达尔：真的，墙塌啦。

苔丝：（她已经离开窗边，正在桌边擦拭一只碟子，急忙跑到另外两人旁边）它们出来啦。

贝兰吉：所有的消防队员组成一队犀牛，头上还顶着鼓呢。

苔丝：它们倾巢而出，全跑到林荫大道上去啦！

贝兰吉：真让人受不了，真让人受不了！

苔丝：别的犀牛从院子里跑出来啦！

贝兰吉：还有的从房子里出来……

狄达尔：也有跳窗户出来的！

苔丝：它们和别的犀牛汇合去啦。（可以看到从左边楼梯口小平台的门里走出一个男人，他急匆匆地跑下楼梯，接着另一个鼻子上端长了个大角的男人跑了下去，随后一个长着犀牛头的女人跑了下去）

狄达尔：在数量上我们已经不占优势了。

贝兰吉：它们中间有多少独角犀，有多少双角犀？

狄达尔：统计学家们肯定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统计。这是多么艰深的学术论战的情况啊！

贝兰吉：这一类和那一类的百分比只能算出个大概。进展得太快啦。他们来不及。他们来不及计算呀！

苔丝：最合理的事情莫过于让统计学家们做他们该做的工作。来吧，我亲爱的贝兰吉，来吃午饭吧。这会使您平静下来的。这样下去您又该激动不安啦。（对狄达尔）对您也是一样。（他们离开窗口，贝兰吉被苔丝拉着胳膊，轻而易举地由她牵了过来。狄达尔在半道上站住了）

狄达尔：我不太饿，不如说，我不太爱吃罐头食品。我想在草地上吃东西。

贝兰吉：别那样干。您知道那样您会冒什么风险吗？

狄达尔：真的，我不想妨碍你们。

贝兰吉：既然跟您说……

狄达尔：（打断贝兰吉的话）这不是客套话。

苔丝：如果您非要离开我们，请听着，谁也不能强迫您……

狄达尔：这不是为了使您不快。

贝兰吉：（对苔丝）别让他走，别让他走。

苔丝：我很愿意他留下……不过，任何人都是自由的。

贝兰吉：（对狄达尔）人可比犀牛优越啊！



狄达尔：我没发表反对意见。我也不赞同您的意见。我不知道，只有实践才能证明。

贝兰吉：（对狄达尔）狄达尔，您，您也是个弱者。这是一种暂时性的癖好，您会后悔的。

苔丝：如果这真是一种暂时性的癖好，那就没什么严重危险罗。

狄达尔：我良心不安！不论是好是坏，我的责任责成我追随我的上司和同志们。

贝兰吉：您又没和他们结婚。

狄达尔：我拒绝结婚，和小家庭相比，我更喜爱世界大家庭。

苔丝：（软绵绵地）狄达尔，我们深深地为您感到遗憾，但是我们无能为力。

狄达尔：我的责任就是不要抛弃他们，我受我的职责指使。

贝兰吉：恰恰相反，您的责任是……您并不了解您的真正责任……您的责任是您应当明智地、坚定地反对他们。

狄达尔：我要保留我的聪明才智。（他在舞台上兜圈子）我全部的聪明才智。要是有什么可批评的，与其在外面批评，不如在内部批评的好。我不该抛弃他们，我不抛弃他们。

苔丝：他心肠真好！

贝兰吉：他心肠太好啦。（对狄达尔，接着急忙跑到门边）您心地太善良了，您是人啊。（对苔丝）挽留他呀。他糊涂啦。他是人呀。

苔丝：我能起什么作用呢？（狄达尔开门逃跑，看到他全速奔下楼梯，贝兰吉站在楼梯口小平台上，在狄达尔身后喊道）

贝兰吉：回来，狄达尔。我们很爱您，您别走！来不及啦！（他进来）来不及啦！

苔丝：无能为力啊。（她在贝兰吉后面关门，他跑到台口正面的窗口）

贝兰吉：他找它们去了，现在他在哪儿呢？

苔丝：（来到窗口）和它们在一起。

贝兰吉：哪只是他呀？

苔丝：这可无从知道。已经辨认不出他啦！

贝兰吉：它们全都一模一样，全都一模一样！（对苔丝）他妥协投降啦。您应该用强力挽留他。

苔丝：我没敢。

贝兰吉：您应该更坚强，您应该坚持，他不是爱您吗？

苔丝：他从来没向我正式表白过。

贝兰吉：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这样行事出自情场失意。他胆小怕羞！他想做出惊人之举来感动您。您没想追随他吗？

苔丝：一点也不。既然我在这儿。

贝兰吉：（看着窗外）街上只有它们。（他急匆匆奔向后窗）只有它们啦！苔丝，您错了。（他重新又从正面窗口往外看）极目所见，一个人也没有。它们占领了街道。独角犀，双角犀，各占一半，除此没有别的辨别标志！（听得强劲有力的犀牛奔跑声。然而这些声音富有音乐感。

直到幕落剧终为止，看到在后墙上出现时隐时现的被美化了的犀牛头像，它们的数目愈来愈多。到后来，这些头像待在后墙上的时间愈来愈长，它们终于占据了后面一整堵墙，最终凝固在那里。这些头像虽然怪诞，但应显得愈来愈美丽）您没失望吧，苔丝？是不？您什么也不后悔？

苔丝：哦，不，不。

贝兰吉：我多么想安慰您啊。苔丝，我爱您，再也别离开我了。

苔丝：亲爱的，关上窗。它们太吵啦。尘土都扬上来了。什么都给弄脏啦。

贝兰吉：对，对，你说得对。（他关正面窗，苔丝关后窗。他们在舞台正中相会）只要我们在一起，我就什么也不怕，什么都不在乎。啊，苔丝，我本来以为我再也不会爱上一个女性了呢。（他攥住她的双手，双臂）

苔丝：你看，这不都是可能的吗？

贝兰吉：我多么盼望使你幸福啊！你和我在一起能幸福吗？

苔丝：为什么不能？如果你幸福，我就是幸福的。你说你什么也不怕，可是实际上你什么都怕！我们会遇到什么呢？

贝兰吉：（喃喃地）我的爱，我的欢乐！我的欢乐，我的爱……把你的嘴唇给我，我都不相信我还能经得起这样强烈的激情！

苔丝：现在，安静些，更相信自己些。

贝兰吉：我做到了，把你的嘴唇给我。

苔丝：我亲爱的，我太累了。安静下来，休息休息。坐到沙发上来。（苔丝拉着贝兰吉，他在沙发上坐下）

贝兰吉：在这种情况下，狄达尔就不必跟博塔尔争吵啦。

苔丝：别再去想狄达尔啦。我在你身边。我们没有权利去干预别人的生活。

贝兰吉：你可干预我的了啊。你对我可坚定不移呢。

苔丝：这可不一样，我从来没有爱过狄达尔。

贝兰吉：我明白你。他若是留了下来，我们中间总存在着一个障碍。啊，是啊，幸福是自私的。

苔丝：必须保卫自己的幸福。我说的不是很有道理吗？

贝兰吉：苔丝，我崇拜你。我欣赏你。

苔丝：一旦你更了解我了，也许你就不再对我说这话啦。

贝兰吉：你会得到了解的，何况你是这样美，你是这样美。（重又听得犀牛走过的声音）……特别是，拿你和它们这群相比……（他用手指着窗外）你会对我说，这不是对你的赞誉，然而它们却更突出了你的美貌……

苔丝：你今天表现好吗？你没喝科涅克白兰地吧？

贝兰吉：是的，是的，我表现很好。

苔丝：真的吗？

贝兰吉：啊，这，当然啦，我向你保证。

苔丝：我能相信你吗？

贝兰吉：（有点不好意思）噢，是的，相信我，是的。

苔丝：那么，你可以喝一小杯酒。那会使你振奋。（贝兰吉要冲过去）坐着，我亲爱的。酒瓶在哪儿呢？<,SPANlang=EN-US>

贝兰吉：（指着地方）那儿，在小桌上。

苔丝：（走向小桌，从桌上拿起酒杯和酒瓶）你把它藏起来了。

贝兰吉：这样做是为了不受引诱，不去碰它。

苔丝：（给贝兰吉倒了一小杯酒，递给他）你表现真好。你进步啦。

贝兰吉：和你在一起我做得还会更好。

苔丝：（递酒杯）给，这是给你的奖赏。

贝兰吉：（一饮而尽）谢谢。（他重又递上酒杯）

苔丝：啊，不，我亲爱的。今天上午到此为止。（她拿过贝兰吉的酒杯，把酒杯和酒瓶都放回小桌上）我不愿意让它对你有害。（她走回贝兰吉身边）头疼好些吗？

贝兰吉：好多了，我的爱。

苔丝：那么，让我们去掉这条绷带吧。你系着它可不怎么好看。

贝兰吉：啊，不，别碰它。

苔丝：偏不嘛，就是要把它取下来。

贝兰吉：我害怕它下面有点什么东西。

苔丝：（尽管贝兰吉反对，仍取下绷带）你老是害怕，满脑子恐怖思想。你瞧，一无所有。你的额头是光滑的。

贝兰吉：（摸着前额）真的，你把我从我的惶恐不安之中解放出来了。（苔丝吻贝兰吉的前额）要是没有你，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苔丝：我再也不让你孤独一人啦。

贝兰吉：和你在一起，我再也不会恐惧不安。

苔丝：我会排除它们。

贝兰吉：我们一起读书。我将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

苔丝：特别是，到了那些它们的影响不那么大的地点，我们去长途散步。

贝兰吉：是的，在塞纳河畔，在卢森堡……

苔丝：去动物园。

贝兰吉：我将会变得健壮又勇敢。我保护你，我也要反对所有的坏蛋。

苔丝：得了，用不着你保护我。我们又不想伤害任何人。亲爱的，任谁也不会伤害我们。

贝兰吉：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了别人。或者是听任恶行蔓延。你看，你也不喜欢可怜的巴比雍先生。但是，你不该在勃夫以犀牛形状出现的那天那样不客气地对他说，他长着皮肤粗糙的手心。

苔丝：但这是真的，他的手是那样的。

贝兰吉：当然啦，亲爱的。然而，你不应该那样粗暴地，而是要更加小心翼翼地使他注意这点就行了。这对他影响可不小。

苔丝：你这样认为吗？

贝兰吉：他没流露出来，因为他有自尊心。肯定他深深地受到了伤害。正是这点使他加快了他的决定。也许你本来能拯救一个灵魂呢！

苔丝：我哪里能预见到他会出什么事呢……他太没教养了。

贝兰吉：至于我，从我自己这方面来说，我总在自责，当初我对让应该更温柔一些。我始终没能以鲜明的方式向他证明我对他的全部友情有多么深厚。而且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不够体谅。

苔丝：别自寻烦恼啦。你已经尽了你最大的努力啦。力所不能及的事谁也办不了。何苦要后悔呢？再也别去想所有这些人啦。忘掉他们吧。把不愉快的回忆弃置一旁吧。

贝兰吉：是这些回忆让你听到并看到。它们是真实的。

苔丝：我没想到你这么现实，我还以为你充满了诗意呢。难道你没有幻想？存在着那么多的现实！选择适合于你的那种现实吧。逃避到幻想中去吧。

贝兰吉：谈何容易！

苔丝：难道你有了我还不够吗？

贝兰吉：哦，不，绰绰有余，丰富极了！

苔丝：你的那些犹豫不决将要毁掉一切！也许，我们都有错处。然而，你和我，我们的不比其他人要少。

贝兰吉：你真的这样想吗？

苔丝：相对而言，我们比大部分人好得多。我们俩，全是好人。

贝兰吉：这倒是真的，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这是真的。

苔丝：那就是说，我们有权生活。我们甚至面对我们自己有权要过的幸福生活，与一切无关。有罪感是一种危险的征兆。这是不够纯洁的标志。



贝兰吉：啊，是的，是会引伸到这儿的……（他用手指指着下面有犀牛经过的窗户的方向，后墙上出现一头犀牛的头像……）它们之中的好多人也是由此开始的！

苔丝：我们要试着不再感到我们有罪。

贝兰吉：你说得多有道理啊，我的欢乐，我的女神，我的太阳……我和你在一起，不是吗？任何人也不能使我们分离。这里有我们的爱情，只有爱情才是真正的。谁也没有权力，谁也不能妨碍我们的幸福，对吗？（听到电话铃响）谁会给我们打电话？

苔丝：（惊恐地）别接！……

贝兰吉：为什么？

苔丝：我不知道。也许这样更好些。

贝兰吉：也许这是巴比雍先生，或是博塔尔，或是让，或是狄达尔要通知我们他们改变主意啦。因为你说过，从他们的角度而言，这只不过是一时的嗜好！

苔丝：我想不是。他们不会这样快就改弦易辙的。他们没有时间去思考。他们会一直干到底的。

贝兰吉：也许是官方行动了，要求我们在他们即将采取的措施中协助他们。

苔丝：这可使我感到惊讶。（新的电话铃声）

贝兰吉：可不是，可不是，这正是官方来的电话铃声，我听得出来。长长的一声铃！我得回答他们的呼叫。这不会是谁。他取下听筒）喂？

（做为全部回答，是可以听到的从听筒里传来的一片嗥叫声）你听见没有？嗥叫声！听啊！（苔丝把听筒放在耳边，朝后退，马上挂上电话）

苔丝：（惊恐万状）到底出了什么事啦？

贝兰吉：这会儿它们还跟我们开玩笑！

苔丝：这玩笑可太低级趣味啦。

贝兰吉：你瞧，这我早就告诉你啦！

苔丝：你什么也没告诉我！

贝兰吉：我就等着这来着，我预见到啦。

苔丝：你什么也没预见到。你从来都预见不到什么。你只有在事件已经到来之后你才预见到它们。

贝兰吉：哦，不，我预见到的，我预见到的。

苔丝：它们不友好。太可恨啦。我不喜欢别人拿我开心。

贝兰吉：它们不敢拿你开心。它们嘲笑的是我。

苔丝：可是，既然我和你在一起，当然就有我一份。它们在报仇。可是我们又对它们干了些什么呀？（电话铃又响了）拉开保险。

贝兰吉：电信局不许这样做！

苔丝：你什么都不敢做，你还说你要保护我呢！（苔丝拉开保险，铃声止住）

贝兰吉：（急忙走到收音机旁）打开收音机，听听新闻。

苔丝：是啊，应该知道咱们到了哪一步啦！（从收音机里传出嗥叫声。贝兰吉迅速扭转开关钮。收音机没声了。然而还听到自远方传来的有如回声般的嗥叫声）这可真变得太严重啦！这我可不喜欢，我受不了！（她在发抖）

贝兰吉：（非常激动）安静点！安静点！

苔丝：它们占领了广播电台！

贝兰吉：（又发抖又激动）安静点！安静点！安静点！（苔丝跑到后窗朝外看，然后又跑到正面窗朝外看；贝兰吉在反方向做同样的动作；最后两人在舞台正中相遇，面对面地站着）

苔丝：这可完全不是闹着玩啦。它们真的认起真来啦！

贝兰吉：只剩下它们了，只剩下它们了。官方站到它们一边去了。（苔丝和贝兰吉朝两个窗户走去，然后两人又在舞台正中重逢，表演同上）

苔丝：到处找不到人影。

贝兰吉：我们是孤独的，我们孤独地留下来了。

苔丝：这不正是你所要的吗！

贝兰吉：是你要的！

苔丝：是你！

贝兰吉：你！（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后墙上布满了犀牛头像。在房子里，从左从右都可以听到野兽急促的蹄声，喧嚣的喘息声。然而，所有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是有节奏的，有音乐感的。最强烈的践踏声还特别来自上面。墙皮从天花板上掉了下来。房子剧烈地晃动）

苔丝：地震啦！（她不知往哪儿跑去）

贝兰吉：不是，这是我们的邻居，那些奇蹄目动物家里的声响！（他朝右、朝左、朝四面八方挥舞拳头）静下来！你们妨碍我们工作！声音是受到禁止的！禁止喧哗吵闹！

苔丝：它们才不听你的呢！（然而声浪逐渐减弱，变成为某种富有音乐感的配乐）

贝兰吉：（他也吓坏了）别怕，我的爱。我们在一起，难道你不是和我同在吗？难道有了我你还不够吗？我要把所有的恐惧都从你身边赶走。

苔丝：也许这是我们的过错。

贝兰吉：别再想啦。不应该后悔。感到有罪是危险的。过咱们的日子吧，让咱们幸福地生活吧。我们有责任幸福地活着。它们并不可恶，我们又不伤害它们。静下来吧。歇一会儿。你在沙发上坐下吧。（他拉着她走到沙发旁）静下来吧。（苔丝在沙发上坐下）你要一杯科涅克白兰地吗，好使你振奋起来？

苔丝：我头疼。

贝兰吉：（拿起方才的绷带，绑在苔丝的头）我爱你，我的爱。你别在意，它们会安分的。一时的癖好罢了。

苔丝：它们不会安分的。这是明摆着的。

贝兰吉：我爱你，我狂热地恋着你。

苔丝：（取下绷带）只好听天由命罗。你说拿它们怎么办？

贝兰吉：它们都发疯啦。世界生了病。它们都生病了。

苔丝：我们治不好它们的病。

贝兰吉：怎么和它们在同一所房子里生活呢？

苔丝：然而必须这样。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贝兰吉：你了解它们吗，你？

苔丝：还没有。但是我们应该试图去了解它们的心理，学习它们的语言。

贝兰吉：它们没有语言！听……你能管这叫语言吗？

苔丝：你知道些什么？你又不是个通晓多种语言的人！

贝兰吉：咱们以后再谈吧。应该先吃午餐。

苔丝：我都不饿了。我受不了啦。我不能再坚持抵抗了。

贝兰吉：可是你比我坚强。你不会让自己为它们所左右。我欣赏你正是因为你勇敢果断。

苔丝：你已经对我说过了。

贝兰吉：你相信我的爱情吗？

苔丝：当然相信。

贝兰吉：我爱你。

苔丝：我的宝贝，你在重复。

贝兰吉：苔丝，听着，我们还是能做些事的。我们会有孩子，我们的孩子还会有他们的孩子，当然，这需要时间，可是我们两人就能使人类繁殖延续下去。

苔丝：使人类繁殖延续？

贝兰吉：我们将做亚当和夏娃。

苔丝：在那时，亚当和夏娃……他们可是很勇敢啊。

贝兰吉：我们也是的，我们也应该勇敢。何况并不需要有多勇敢。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耐心自然而然形成的。

苔丝：有什么用？

贝兰吉：有，有，一点点勇气，很少的一点就够了。

苔丝：我不要孩子。这使我感到厌烦。

贝兰吉：那你又怎能拯救人类呢？

苔丝：为什么要拯救它？

贝兰吉：瞧瞧这是什么问话！……苔丝，为了我，请你这样做，拯救人类吧。

苔丝：总之，也许是我们才真正需要得救。也许我们是反常的。

贝兰吉：你胡说，苔丝，你发烧啦。

苔丝：你还看得见和我们同类的其他人吗？

贝兰吉：苔丝，我不想听到你说这样的话！（苔丝向四面八方张望，看着可以见到的满墙的犀牛头，还有在楼梯口小平台门口和楼梯扶手边上出现的犀牛头）

苔丝：这些才是人。它们看起来可高兴呢。它们裹在它们的那层皮里觉着挺自在。它们丝毫没有发疯的神情。它们很自然。它们是有道理的。

贝兰吉：（交叉紧握双手，悲痛绝望地看着苔丝）苔丝，是我们在理，我向你保证。

苔丝：别自吹自擂啦！……

贝兰吉：你明明知道我有理。

苔丝：没有绝对的道理。在理的是大伙儿，既不是你，也不是我。

贝兰吉：不，苔丝，我有理。当我对你讲话的时候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明证。

苔丝：这什么也证明不了。

贝兰吉：证明就是我对你的爱有如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爱那样一般无二。

苔丝：奇怪的推理！

贝兰吉：苔丝，我不再了解你了。我亲爱的，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啦！爱情！爱情，得了吧，爱情……

苔丝：我对你所称之为爱情的东西感到有些羞愧，那是病态的感情，是男人的弱点，也是女人的弱点。这是不能和围绕着我们的这些造物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情和惊人的活力相比拟的。

贝兰吉：活力？你需要活力？好哇，这就是活力！（他扇她一记耳光）

苔丝：哦，绝不，我没有想到……（她瘫倒在沙发上）

贝兰吉：噢，原谅我，我亲爱的，原谅我吧！（他想拥抱她，

她挣脱了）原谅我，我亲爱的。我没想这样做。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是什么力量使我鬼使神差的干出这样的事！

苔丝：很简单，这就是因为你不再握有论据了。

贝兰吉：多不幸！我们在几分钟之内度过了二十五年的婚姻生活。



苔丝：我理解你，我也怜悯你。

贝兰吉：（苔丝正在哭泣）看来，我确实是丧失论据啦。你以为它们比我强，也许你还以为它们比我们强。

苔丝：当然。

贝兰吉：那么，我向你发誓，不管怎样，我不投降，我，我绝不投降。

苔丝：（她站起来，走到贝兰吉身边，用双臂搂着他的脖子）我可怜的爱人，我和你一同抵抗到最后。

贝兰吉：你能行吗？

苔丝：我保证。相信我吧。（犀牛的声音变得悦耳了）它们在唱歌，你听见吗？

贝兰吉：它们没唱歌，它们在嗥叫。

苔丝：它们是在唱。

贝兰吉：我告诉你，它们在嗥叫。

苔丝：你疯了，它们在唱。

贝兰吉：那就是你没长着懂音乐的耳朵！

苔丝：你对音乐才是一窍不通呢，我不幸的朋友，还有，看呀，它们在玩，在跳舞呢。

贝兰吉：你管这叫做跳舞吗？

苔丝：这是它们的方式。它们好漂亮。

贝兰吉：它们真难看！

苔丝：我不许你说它们的坏话。这使我不愉快。

贝兰吉：对不起。我们犯不着因为它们吵架。

苔丝：它们是神。

贝兰吉：苔丝，你言过其实，好好瞧瞧它们嘛。

苔丝：我亲爱的，你别吃醋。我也请你原谅。（她重又走向贝兰吉，要用双臂搂着他。现在是贝兰吉在挣脱了）

贝兰吉：我确实认为我们的观点是完完全全背道而驰的。最好是别再争论啦。

苔丝：得啦，别那么庸俗啦。

贝兰吉：别那么蠢。

苔丝：（对着背转向她的贝兰吉。他在镜子里端详自己）在一起生活是不可能的了。（当贝兰吉继续照镜子时，她轻轻地向门口走去，边走边说）他太不体贴，真的，太不体贴了。（她走出去，可以看见她缓步走下楼梯）

贝兰吉：（还在照镜子，端详着自己）不管怎么说，人并不是那么丑的嘛。何况我又算不上什么美男子！相信我的话吧，苔丝！（他转过身来）苔丝，苔丝，你在哪儿？你可不能这么干呀！（他急忙走到门边）苔丝！（走到楼梯口小平台，靠着栏杆俯身向下）苔丝！上来，回来，我的小苔丝！你连午饭都没吃呢！苔丝，别让我独自一人待着呀！你答应我什么来着！苔丝！苔丝！苔丝！（他不再叫她了，做个绝望的手势，回到房里来）很明显，再也合不来了。一对分裂的夫妻。它是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但是她不应该不做解释就不辞而别。（他四下张望）她连一句话也没给我留下。这是不应该的。现在我真的是孑然一身啦。（他细心地、但又是气愤地用钥匙锁上了门）你们休想打我的主意，休想。（他细心地关窗）你们休想打我的主意，我。（他对所有的犀牛头说话）我是不会追随你们的，我不理解你们！我原来是什么样就还是什么样。我是人。一个人。（他坐在沙发上）看来，形势是绝对守不住的了。她走了，这是我的过错。对她而言，我就是一切。她会遇到什么？又是一个碰到良心问题的人。我设想最坏的了，最坏的是可能的。不幸的孩子，你被遗弃在这个群魔乱舞的世界上！任何人也不能帮助我找到她，任何人也不能，因为不再有别人了。（新的嗥叫声，疯狂的奔驰声，烟尘阵阵）我不要听到它们。我来拿点棉花塞住耳朵。（他用棉花堵耳朵，对着镜子，自言自语）战胜它们，战胜它们，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吗，没有吗？还有，变种有可逆性吗？哈，它们还能变回来吗？这可是大力士才能胜任的工作，超出了我的能力所及。为了战胜它们，首先，必须和它们谈话。要和它们谈话，我就得学会它们的语言。要不，还是它们学会我的？可我说的是什么语言？什么是我的语言？这是法语吗？这会是法语吗？可是法语是什么？假如你乐意，你可以管它叫做法语，谁也不能抗议，只有我一个人说法语。我说什么哪？我了解我自己吗，我了解我自己吗？（他走到房间正中）万一，就象苔丝对我说的那样，万一是它们在理？”（他转身面对镜子）人不丑，人并不丑啊！（他用手摸脸，凝视着镜子中的自己）多古怪的东西！那我象什么呢？象什么？（他急匆匆走到壁橱旁，看着他从里边取出的照片）照片！所有这些人都是谁呀？是巴比雍，还是苔丝？还有这个，是博塔尔，还是狄达尔，或是让？也许还有我呢！（又急匆匆走到壁橱旁，并从里边取出两三幅画像）对，我认出我自己了；这是我，是我！（他把那几幅画像挂到后墙上，挂在犀牛头旁边）是我，

是我。（当他挂画时，人们看到画中人是一个老翁，一个胖女人，另一个男子。这些人像之难看与那些变得极其美丽的犀牛头成了鲜明对比。贝兰吉让开，好观赏画像）我不漂亮，我不漂亮。（他取下画像，忿怒地把它们扔在地上，朝镜子走去）漂亮的是它们。我错啦！哦，我多愿意象它们似的。可惜，我没有角！光滑平坦的前额多难看啊。为了突出我的朝下溜的线条，我应该有一只或两只角才对。也许它会出现，那我就不必害臊啦，我就可以去找它们啦。可是它怎么不长出来啊！（他端详自己的手掌）我的手湿漉漉。他们会变粗糙吗？（他脱掉上衣，解开衬衫，在镜子里欣赏着自己的胸膛）我的皮肤是柔软的。啊，这过于白皙的身躯，还长满了毛！我多么巴望我也有一身那么华丽的墨绿色硬皮，那么体面的赤裸着的身体，象它们似的，还没有毛！（他倾听嗥叫声）它们的歌声富有魅力，尽管有点冷酷生硬，但确实有迷人之处！倘若我也能象它们那样唱。（他试着去模仿它们）啊哈哈，啊哈哈，勃赫赫！不，不对！再试试，大声点！啊哈哈，啊哈哈，勃赫赫！不，不，这不对，太软弱无力，简直没有魄力！我不会嗥叫。我只是在吼。啊哈哈，啊哈哈，勃赫赫！吼声可不是嗥叫声啊！我应当及时追随它们的，可我醒悟得太晚啦。现在来不及啦！太遗憾啦，我是个恶魔，我是个恶魔。悔之晚矣。我永远也变不成犀牛了，永远，永远！我再也变不了啦。我真想变，我是那么盼望变，可是我办不到。我再也不能看我自己了。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他转身背对镜子）我多丑啊！谁坚持保存自己的特征谁就要大祸临头！（他浑身剧烈震颤）豁出去啦！我将自卫，反对你们大家伙！我的枪，我的枪！（他转身面对后墙上那些一动不动的犀牛头，喊道）反对所有的人，我要保卫自己，对付所有的人，我要保卫自己！我是最后的一个人，我将坚持到底！我绝不投降！

——剧终